

四書補註備旨



新訂四書補註備旨上孟卷之一

粵東鄧 林退庵先生手著

寶安祁文友珊洲先生重校

喬孫 煜耀生編次

江甯後學杜定基起元增訂

孟子

此書孟子述唐虞三代之道辨義利之微崇王賤霸明性善闢邪說發明孔聖之遺教分為上下七篇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

孟軻一字子車魯公族孟孫後也父激

公宜母仇氏

母夢神人乘雲跨五鳳自泰山來將止於嶧視視久之忽見片雲際而寤時聞巷皆見五色雲覆孟氏居而孟子生焉

孟子三歲喪父母有賢德篤於教子幼而嬉戲三徒之勞莫憚稍長就學斷機之訓維嚴孟子娶田氏生子名中子年八十四○孟子曰人皆知其貴其田而莫知貴其心莫心博學多聞

孟子章句○此章孟子以仁義格君之利心片利言仁義是孟子一生學問首節見

王本為行仁義之道次節王專問利則非來梁之心矣王何必節一章綱領四節深

言求利之害五節決言仁義之利末節是足上之辭須還他結體方與前不同

孟子節旨○見梁王在欲行道上不徒答其禮

不遠節旨○古人尚年以叟為相尊之辭此亦字從儀秦輩生來梁王之非不止在利又在利吾國三字只曉得有吾便不知有大夫士庶人了

對曰節旨○言利而曰何必有斷然不必言意仁義而已矣有舍此無可言意這

兩句且就理欲上看到下文乃陳出害來此亦字隱然接竟舜湯文周孔之緒

何以節旨○此節反覆言利之害以首句為主王者大夫士庶人之倡也三曰字皆

子名中子年八十四○孟子曰人皆知其貴其田而莫知貴其心莫心博學多聞

必字畢竟上人受虧萬取千馬三句又咏嘆一番以起下義字單言義者以義主斷制對利言先切後義二句就下之人說其端却開自上

十分取一不為不多矣救之於義亦可相安苟為下者以義為後而惟利是先其勢不至盡奪其君之利不足以廢其心也求利之害如此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

○未有

○未有

○未有

○未有

○未有

○未有

○未有

○未有

新訂四書補註備旨

上孟卷之一

上海共和書局藏版

之謂又曰人皆知以食愈飢莫知以學愈愚○惠王三十五年孟

子始至梁明年惠卒孟立即去梁遊齊

梁惠王惠王魏武侯擊之于其先周文王庶子

畢公高封於畢後絕封為

庶人至畢萬事晉獻公伐

霍有功封於魏為大夫數

傳至桓子與趙襄子韓康

子共滅智伯分其地桓子

之孫文侯斯遂與韓氏趙

氏列為諸侯蒙即文侯孫

也因徙都大梁故亦名梁

鴻鴈鴈陽鳥狀似鷄而小夜泊

洲渚飛有先後行列秋南

而春北鴻其

未有節旨○此節的確指仁義之利上說

試奪則無君親極矣若夫仁義絕無此禍

未有二字是反上文而決言之本文仁義

主在下言註補人君躬行一層是根二者

也字正照大夫士庶說仁屬親義屬君就

義而後其君者也義主敬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怠也言仁者必講若舍利而言仁

於愛而愛莫先於愛親不仁而遺其親者有之矣未有人君躬行夫義其下胥化夫義而反後其君者仁義之利又如此

矣何必曰利此節明指利害與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

言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

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

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

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講夫利與仁義以理欲而論已有當言不當言之辨而况其利害相去之

利已深其空以仁義挽回必不見信故必

反覆相形指陳利害而後可曲引之於仁義也

○孟子見梁惠王此篇梁時復進見也王立於沼上曰沼顧鴻鴈麋鹿

曰賢者亦樂此乎賢者指君之賢者此沼池也鴻鴈之大

乎蓋猶自疑之也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賢者三字重頌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孟子不縱其欲亦不拂其欲惟因其所樂而引之以當道故對曰王母謂賢

者不樂也此惟賢者之君而後乃若此樂不賢者之君雖有此亦將不樂也

○詩云經始靈臺經始是量經之營之之字俱

庶民攻之之字俱不日成之不日是甚經始勿亟勿亟亦是視庶民子來子民是詠所以王在靈囿

因臺鹿鹿攸伏鹿鹿濯濯此鹿鹿白鳥鶴鶴此鳥得王在靈沼及沼於物魚躍此魚得文王以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怠也言仁者必講若舍利而言仁

於愛而愛莫先於愛親不仁而遺其親者有之矣未有人君躬行夫義其下胥化夫義而反後其君者仁義之利又如此

矣何必曰利此節明指利害與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

言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

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

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

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講夫利與仁義以理欲而論已有當言不當言之辨而况其利害相去之

利已深其空以仁義挽回必不見信故必

反覆相形指陳利害而後可曲引之於仁義也

○孟子見梁惠王此篇梁時復進見也王立於沼上曰沼顧鴻鴈麋鹿

曰賢者亦樂此乎賢者指君之賢者此沼池也鴻鴈之大

乎蓋猶自疑之也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賢者三字重頌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孟子不縱其欲亦不拂其欲惟因其所樂而引之以當道故對曰王母謂賢

者不樂也此惟賢者之君而後乃若此樂不賢者之君雖有此亦將不樂也

○詩云經始靈臺經始是量經之營之之字俱

庶民攻之之字俱不日成之不日是甚經始勿亟勿亟亦是視庶民子來子民是詠所以王在靈囿

因臺鹿鹿攸伏鹿鹿濯濯此鹿鹿白鳥鶴鶴此鳥得王在靈沼及沼於物魚躍此魚得文王以

鴻之大者也

○月令孟春

鴻鴈來言自

南而來北也

仲秋鴻鴈來

言自北而來

南也季秋鴻

鴈來賓言仲

秋先至者為

主季秋後至

者為賓也

麋鹿

鹿好羣而相

比陽類也故

夏至感陰氣

而角解麋多

德而善逐陰

類也故冬至

藏涉氣而角

解鹿性喜林

麋性喜澤按

此釋麋鹿與

集註異

靈臺

說苑曰積憂

為愛積憂為

仁積仁為靈

臺所以為靈

者積仁也

湯誓

夏王率遏衆

恩惠以及民如治岐之政是也樂自民
樂其樂見得通節精神只結聚在一故字
時日節旨○此正申不賢者雖有此不樂
之意在一獨字上見上引書指祭民欲以
下即點祭說亦可豈能獨樂哉正見覆亡
之不暇豈能獨享其樂作實事說
寡人章旨○此章見人君當盡心於王道
盡心二字是首節惠王欲以小惠得民
次節孟子言小惠不足以得民不違節是
王道盡心之先務五款節是王道盡心之
成功末節其時政之火罪哉二字正破
梁王病源章內雖救養一邊民未知教猶
屬養道未全蓋因論救荒而發也
寡人節旨○此梁王以小惠為盡心而期
於得民也首二句虛河內四句正自言盡
心之實察鄰國以下責望民之來歸但
一頭移民移粟一頭觀察鄰國便是為名
非實盡心處何也口氣見人力無可如何
隱含罪感意
王好節旨○此因其明以通其蔽言小惠
不足以得民也喻是喻治道填滿也謂鼓
聲充滿於行間也葉甲曳兵不能行王道
之喻或百步猶鄰國不郵其民或五十步
猶惠王能行小惠察鄰國無如寡人猶以
五十步笑百步蓋戰以勝敵為主走之速
近勿計猶治以王道為上小惠之能行與
否亦勿計故下節遂言行王道
不違節旨○此是就兩間現成自然之利
先為之樽節裁割以收拾人心也恒產未
制先之以不違畜產未立先之以不入樹
植粟與先之以時入首段不違是主蓋移
粟由於食積故足食為先下二段皆可以
佐殺者因並言之農時與農隙不同是治
田之時考是地勢自然也是人力所鑿二

民自稱曰民欲與之偕亡就書辭而申其意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言必不能
即指日說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
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速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講
其虐因指日而言曰是日何時亡乎及女偕亡由書觀之為人君者獨樂而不恤其民至於民怨之而欲與之偕亡則人心離散亡無日矣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享其樂哉臣故曰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然則王能以文王為法以夏桀為戒民惟怨王之不樂也即治上之立鴻鴈麋鹿之類庸何傷○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盡心照救荒說焉耳矣是極至之辭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徙
移其粟於河內移粟是移河東凶亦然亦然亦察鄰國之政政即救無如寡人之用心者荒之政
用心即鄰國之民不加少不加少謂不寡人之民不加多不加多謂不何也何也有歸
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講梁惠王自負其恤民之政誇示孟子曰寡人之於國也所以計安斯民者可謂盡心焉耳矣何以見之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凶則移其粟於河內以給老稚之不能移者至於河東凶荒而移民移粟處之亦備河內為吾之用心如此察鄰國救荒之政誠無有如寡人之用心者以鄰國之不用心宜民之少而不加少以寡人之用心宜民之多而不多其故何也意者歲凶為災人力無如之何與○孟子對曰王好戰好戰則必
請以戰喻喻此也以填然鼓之之字指戰士請擊兵刃既接兵械器刀刀棄甲曳兵而走甲重難走故棄
或百步而後止喻鄰國不或五十步而後止喻惠王能以五十步笑百步喻惠王望民則何如多於鄰國意
問以近笑遠者之不可曰不可是王明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是字指五十步曰王如知此此字指五十步則無望不可笑百步言
民之多於鄰國也無望民多就小註填然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警鄰國不恤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
為盡心焉講孟子對曰王嘗好戰請以戰為喻彼兵以鼓進也方戰之時填然鼓之兩兵俱進兵刃既接勝負以分敗者棄甲曳兵而走或走至百步而後則未矣止或走至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之近而笑彼百步之遠為法則王以為何如惠王曰不可夫戰以勝負為勇怯不以走之遠近為強弱五
十步者上直偶未至於百步耳要之五十步亦走也安可以此笑彼耶孟子曰王如知五十步之不可笑百步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蓋治以王道為盡心猶戰以勝敵為勇令王之行小惠是五十步之走也鄰國之不恤民是百步之走也其不能行王道一也又何厚望於民耶○不違

斤以時入山林斧是斧頭斤是鐵刀時指草木零落材木不可勝用也言材木穀與魚鼈不可勝食言魚鼈
農時是不妨民耕穀不可勝食也言穀斧不入洿池不入是上禁魚鼈不可勝食也言魚鼈
材木不可勝用此二句總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是字承二句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

喪予及汝倍
亡夏德若茲
今朕必往

河內河東
魏都大梁在
大河東南故
曰河東而以
故安邑之地
為河內今河
東府是

鼓

樂記曰鼓擊
之聲謹謹以
立動動以進

衆左傳云戰
勇氣也一鼓
作氣

釋名云甲象
物有甲以自
禦亦曰介曰
函曰鎧皆堅

重之名○畫

尤以金作兵
兵有五一弓
二矢三矛四
戈五戟又刀

劍曰短兵
殺之種不一
有言三殺為
梁稻菽有言

五穀為庶泰
稷麥豆者有

王道之成也

字平看註中屬字是連列守之澤樂無禁
者不其民之取有屬禁者禁之不以時
取也不可勝食與用只說生殫多未刻
人食用上至養生向方是食用盡是活字

言喪其死也無憾二字重王道本乎人情
不至滋散然後可立法制以圖經久始字
是王道教養根脚不是起頭

五畝即旨○此是告以王道之成乃盡心
極處五畝之宅在一夫授田百畝外照註
分在田在邑但邑不必是城邑如今之村

落便是無失其時一是因其時而畜之使
無失其所生一是因其時而遂之使無失
其所長上不違農時猶未有百畝之制至

此則恒產已立三可以字俱從王者經畫
看出謹字有屏邪說其文統統於天命
人心之正意厚序之教孝悌為重故特申

以提醒之須照下頌白句淺淺講七十者
二句合老幼申言之正見心無不盡養內
便該教意如是則天下皆望風仰德而莫
不尊親矣故王可決也是對針梁王暢然

意滿語設品節即在法制中法制品節即
所以養成輔相即亦所以左右民也補出
王道之成擊與上節始字相應

狗彘節言此方對定首節痛陳時弊以
動王不忍之心為行仁政地不知檢指平
日不知發指臨時兩不知正指他不盡心

處其罪全在我了反自謂盡心而以歲此
解此與殺人而委罪於兵者何以異夫兵
不能代操兵者之罪歲能代失政者之罪

乎無罪歲二句通章結穴與節首何也二
字應註能自反是先革弊政發倉廩以紓
目前之急益修其政指行王道之始以及

王道之成也

始也始即先

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及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吾網也滂沱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
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屬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
天地自然之利而博節愛養之事也然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講王欲得民亦惟盡心於王道而已試為王陳王道當法未備
多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講之初則貴因天地自然之利而以博節愛養為先如農時乃殺
所自出也苟凡有興作不違三農之時則農得盡力於農畝而五穀不可勝食矣洿池所以畜魚鼈也尚數罟不入洿池則洿池之所產者無窮而魚鼈不可
勝食矣山林所以蓄材木也尚斧斤以時入山林則山林之所生者無盡而材木不可勝用也矣夫至殺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則飲食宮室之有資
祭祀棺槨之有備是使民養生者得以遂其願養死者得以盡其情而皆無憾也養生

喪死無憾則民心得而邦本固紀綱法度可從此次第施行矣此王者治道之始也

者可以衣帛矣衣服之也雞豚狗彘之畜豚是豬豕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

之田勿奪其時順體其所欲曰不違數口之家數口就上文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謹是嚴謹庠序

申之以孝悌之義孝悌是教中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以上養七十者衣帛食

肉黎民不飢不寒一向是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家給人足風移俗易王道

五畝故於牆下植桑以供養第五十始夜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無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
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弟為悌頒與同老人頭
半白黑者也責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
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
詳極裁成輔相之道以講由是因既固之民心定歲成之法制一夫授以五畝之宅而牆下樹以飼蠶之桑則帛有所出而五十非帛不煖者可以衣帛矣
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講雖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則肉有所出而七十非肉不飽者可以食肉矣一夫授以百畝之田勿奪其耕耘收穫之時則
粒食有所出而數口之家仰事俯畜者可以無飢矣衣食既足禮樂可興於是納子弟於庠序之中而詩書禮樂之教必致謹焉又以孝悌為百行之原而丁
率反覆獨申重焉則人皆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頒白之老者不至負戴於道路矣夫七十之老者衣帛食肉而享夫飽煖之休黎民之壯者不飢不寒亦足知
乎衣食之用生養既遂教化大行舉天下之大皆將戴之為君師而就吾之教養

矣然而不與王於天下者未之有也此王者治道之成也非王所宜盡心者哉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是既有以塗有

餒莩而不知發是又無以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以歲凶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

曰非我也兵也以兵利王無罪歲是無歸斯天下之民至焉對他不加

便殺殺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講今日平

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也主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講日不行

王道之成也

王道之成也

王道之成也

言六穀為編 承教章旨○此章教梁王與華虐政意俱 借容形主法重為民父母四字蓋王道始 終已詳上章故此因其受教之言只緊承 狗彘節再三警惕之總見虐政不除則王 道不可得而行也

麻大小豆大 小麥者有言 承教節旨○一安字見他虛心處然究於 上章所指陳未了結也

百穀包舉三 穀各二十種 以槌節旨○此合上節是承上歲兵之意 而數行之槌刃不重只要引起政字

為六十蔬果 之實助穀各 二十者 之殺人慘於槌刃也

數器不入 庖有節旨○此正指虐政殺人之實是承 上狗彘食人食塗有餓殍之意而究言之 獸相節旨○獸相食二句又是退一步作 跌醒語不曰君而曰父母正見一體相關 處所以動其惻隱之心也為民父母恩有 所屬行政責有所歸不免惡在四字極冷 仲尼節旨○上節慘其辭以動之此節危 其辭以惕之只象人而用便是不仁不必 說到不人殉葬之漸註中實使實字正對 象字

鯢鮪 斧斤時入 地官山虞掌 山林之政令 物為之屬而 為之守禁仲 冬斬陽木凡 服躬斬木材 以時入之令 萬民時斬材 有期日 五畝百畝 周制一夫受 私田百畝公

王道養民無法反使狗彘之畜得以食人之食而不知檢制至於塗有餓殍又不知發倉庫以賑貸之雖移民移粟而民且飢以死矣乃見人之死而不知多 則曰非我不用心之罪也歲凶害之也是何異於利人而殺之曰非我操刀殺之也王誠無歸罪於歲而自反於已舉王道之始終而一一盡心 焉斯天下之民至而可以王補 其蔬云古以百畝為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為一 矣豈特加多於鄰國而已哉補 畝古之百畝當今之四十二畝少八十步也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安對勉強看見 註 承上章言願 講 政多端善言必再寬人願安意以承受天子之教幸盡言而無隱可也 ○孟子對曰殺人以槌與刃 槌木 器有以異乎 別也 講 異分曰無以異也 就同歸於 註 槌杖 講 孟子以為虐政除然後仁政舉對曰臣試問王殺人者以槌杖與兵 刃與政 政謂 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註 孟子又問 講 刃之與政事雖不同而致人於死則一無以異也 ○曰庖有 肥肉 庖是熟 廐有肥馬 廐是養馬之關肥肉肥 馬皆厚斂於民以養者 民有飢色 飢色是 未死者 野有餓殍 餓殍是 已死者 此率獸而食人 也註 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 講 孟子因其明直指其虐政曰王既知虐政無異於槌刃則今日之政當在所革也克王之虐有肥肉馬充王 死則無以異於驅獸以食人矣 講 之廐有肥馬焉以此廐民故民有飢餓之色野有餓死之人夫養禽獸而致民之死此無異驅率其獸而食 人也槌刃之殺 不過是矣 獸相食 是獸類自 相殘害 且人惡之 惡是惡其殘 酷之指獸言 為民父母行政 行政且勿 不免於率獸而 食人 此正是 行虐政 惡在其為民父母也註 君者民之父母也 講 夫率食獸人乃虐政之大者不可不急改也如獸本異類其自相吞 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則是以子民之責 而反為殘民之事惡在其為民之父母也哉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此二句 為其象人而用之也 此句是推仲尼 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使字指 講 俑從葬不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為人以為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 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况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為人君者固不當有率獸食人之心然猶一 已之欲而不恤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者之於子為之就利避害不嘗傾刻而忘於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 講 獨不聞仲尼 乎仲尼曰始作俑者最為不仁此人殆無後乎仲尼何以惡之若此為其作俑象人而用之以殉葬也夫象人以殉葬孔補 人主欲興利必先除害 子猶惡之况以剝民養物實使斯民飢而死也此豈不尤見惡於仲尼耶如之何其可哉吾至有受教之誠必先除虐政而可也 補 相形以槌刃而知虐政 之慘更不止於兵相形以率獸而知虐政之毒更不止於獸相形以作俑而知虐政之報更不 止無後上章由盡心之言欲導其行仁故其辭婉此則因承教之願欲使悟其失故其言直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 晉 即指文侯武侯時 非謂從前晉國也 叟知所知也 聞知 及寡人之身 寡人惠 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 百里南辱於楚 自東敗至此皆 是叙今日之弱 寡人恥之 先人說 願比死者一洒之 洒是指先人 死者指先人 如之何則可 何等 計策乃可報 註 魏本魏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天子 齊秦楚之怨 註 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文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為也言欲為死者雪其恥也 講 報怨起見一心只要富

以復振意 地方節旨○此一句是引起下文語可以

田十畝八家
是為八百八
十畝餘公田
二十畝八家
分之各得二
畝半以為廬
舍城邑之居
亦各得二畝
半春令民畢
出在野冬則
畢入於邑在
野曰廬在邑
曰里

宅桑
釋名曰宅擇
也言擇吉處
而營之也
典術曰桑者
箕星之精神
木繁食葉為
文章人食棧
老翁為少顏

月令季春命
野虞母伐桑
柘鳴鳩拂其
羽戴勝降於
桑具曲植蓬
筐后妃齋戒
親東嚮躬桑
禁婦女毋觀
省婦使以勸
蠶事

狗有三守狗
俱不用曰字以已統於卒然問曰句也
不嗜節旨好生不嗜殺天地生物之心

強其國即孟子仁義之談終不能開其迷惑故言曰吾晉國在先人時甲兵稱雄於列國東勝齊西勝秦南勝楚天下莫強於晉焉此雙之所知也及至寡人
之身以東則馬陵覆師而戰敗於齊長子申為其所虜而死焉是晉弱於齊矣以西則取我少梁繼割夫河而喪地於秦者凡七百里是晉弱於秦矣以南則
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而見辱於楚是晉弱於楚矣此皆寡人貽恥於先人者也今將
報齊國之怨推秦楚之鋒願為死者一洒其恥使晉復強於天下不知當用計策而後可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王如施仁政於民
政之所施皆仁
之所

忠信
民自修就中亦有教化在
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
信二句正力行其所修
可使制梃以

捷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逐意
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修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

彼奪其民時
彼指秦楚奪民時是
使不得耕耨
不得耕耨是不得
以養其父母

父母凍餓
凍餓是不
兄弟妻子離散
離散是奔
走四方

夫誰與王敵
此句重申申申
制梃可捷原由
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
其王率尊君親上之民往而征其虐民之罪彼民方怨
其王而樂歸於我夫誰與王敵哉此所以制梃可捷也

故曰仁者無敵
仁者指
王請勿疑
仁政三節言
古語也百里

出語人曰
出語之人相是同志隨
行者非泛泛外人也
望之不似人君
望是遠而瞻望不似
人君是無可象之儀

天下惡乎定
安定
吾對曰定於一
一是一
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

卒然問曰
卒然二字是形
容辭氣不當處
天下惡乎定
安定
吾對曰定於一
一是一
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

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惠王
講昔孟子在梁適襄王副惠王而即位孟子見之蓋欲觀其
動靜以卜其仁政之不能行於其父者或得行於其子

望之不似人君
望是遠而瞻望不似
人君是無可象之儀

就之而不見所畏焉
就就近而
親不見

就之而不見所畏焉
就就近而
親不見

獵狗養狗此
指養狗

道路

釋名云道路
也路露也言

人所踏而露
見也

仁作主天下莫不與句且虛講下正明莫
不與意寫苗一段須暗射下人救一段寫

人救一段須回照上苗一段嗜殺之天下
民皆既稿之苗矣望以心言歸以身言望

之歸之即荷不嗜殺人之雲雨而淳然起
興者也此可想見天下莫不與之象

齊宣章旨○此章總要齊王無霸功而行
王道大旨在保民而保民之源頭在不忍

不忍之作用在善推以及人之老幼不忍
之實事在制產分五段看首五節是許王

不忍之心可以保民而王誠有三節是啟
王以察識王悅四節是啟王以擴充權然

後六節是瑞王不能擴充之由於大欲吾
惜六節是實推保民之仁政

齊宣章旨○齊王病根在大欲故開口使
問桓文事是經營霸業之事若桓文盟呂

陵戰城濮則誰不知
仲尼節旨○必云仲尼之徒則私淑一脈

不敢舍所學以從君也道傳聞三層相承
說注王天下之道道字重看對上桓文之

事說
曰德節旨○問德何如則可以王意古來

惟有德者能之究不知何者為德也保民
略斷而王七字連看此句是一章綱保有

保養意舍下衣食有保全意舍下老幼有
保恤意舍下凶年死亡有保護意舍下興

兵構怨保民而王有得甚易甚平
若寡節旨○齊王意中不知王道何等艱

新
書

南
主

南
主

南
主

南
主

南
主

南
主

南
主

南
主

南
主

南
主

南
主

南
主

也必得天地此心然後可為天子之子為民
之父母

孰與節旨○孰能與指民言當時列國既
各盡疆而守之民欲舍彼趨此必有所禁

下文沛然誰禦正答此意
天下節旨○此以久旱易為雨民勞易為

仁作主天下莫不與句且虛講下正明莫
不與意寫苗一段須暗射下人救一段寫

人救一段須回照上苗一段嗜殺之天下
民皆既稿之苗矣望以心言歸以身言望

之歸之即荷不嗜殺人之雲雨而淳然起
興者也此可想見天下莫不與之象

齊宣章旨○此章總要齊王無霸功而行
王道大旨在保民而保民之源頭在不忍

不忍之作用在善推以及人之老幼不忍
之實事在制產分五段看首五節是許王

不忍之心可以保民而王誠有三節是啟
王以察識王悅四節是啟王以擴充權然

後六節是瑞王不能擴充之由於大欲吾
惜六節是實推保民之仁政

齊宣章旨○齊王病根在大欲故開口使
問桓文事是經營霸業之事若桓文盟呂

陵戰城濮則誰不知
仲尼節旨○必云仲尼之徒則私淑一脈

不敢舍所學以從君也道傳聞三層相承
說注王天下之道道字重看對上桓文之

事說
曰德節旨○問德何如則可以王意古來

惟有德者能之究不知何者為德也保民
略斷而王七字連看此句是一章綱保有

保養意舍下衣食有保全意舍下老幼有
保恤意舍下凶年死亡有保護意舍下興

兵構怨保民而王有得甚易甚平
若寡節旨○齊王意中不知王道何等艱

新
書

南
主

南
主

南
主

南
主

南
主

南
主

南
主

南
主

南
主

南
主

南
主

南
主

南
主

定吾對之曰今天下勢分無統此補出語人非是揚君之過亦非開評論總因當
所以不定必合于一而後定也補時未有不嗜殺人者故特為天下人收告耳

○孰能一之註王問講王又問曰今列國之君勢
均力敵孰能合而一之

○孰能與之註王復問曰今天下之民各事其主雖有
與猶講不嗜殺之君孰能合彼趨此歸而與之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莫不與言盡
天下皆與之

王知夫苗乎苗比
民七八月

之間旱旱比當
時虐政則苗槁矣苗槁比民
憔悴於虐政

天油然作雲天比仁君作雲
比政仁將行沛然下雨下雨比仁
政將行則苗淳然

興之矣非復槁時也
勞民易為仁意其如是其指苗如是
指淳然興孰能禦之之指
苗今夫天下之人救

殺人者也是皆暴
虐其民如有不嗜殺人者如有是
假設辭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引是
伸誠如

是也如是
引頌望民歸之歸是
來歸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沛然形指水說
是民歸之勢

○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己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
謂救民之君也領頭也蓋好生惡死人之常情故人若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

以為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有漢高祖及唐太宗及我宋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各爭力能
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

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講吾對曰苟有不嗜殺人之君出則天下莫不歸而與我也王亦知夫苗之性乎當七八月之間旱則苗之生息槁
矣及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之槁者淳然興矣其苗之興如是孰能禦之使止耶今天天下之君職為人

救者肆為暴虐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一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中心悅服皆引領而望之矣夫誠望之如是也則民之
歸之猶水之就下沛然一往其勢誰能禦之使止耶故曰天下莫不與也吾之與王問答如此然而非能有為者秦之何哉

○齊宣王問曰

齊桓晉文之事事是經營
霸業之事可得聞乎欲孟子指
其事實言之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徒是學
孔子者無道桓文之事者無道是
羞稱意是以後世無傳焉後世指孟子
當日言惟無

道故道故
無傳臣未之聞也惟無傳
故未聞無以則王乎道言也孟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
也亦此意也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而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德即道也存諸心
為德發諸事為道

○曰保民而

王莫之能禦也莫禦見智失其
謀勇失其力意

○曰若

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若字乎哉字有
恐已不足當意

○曰何由知吾可也問有何
事可憑

○曰臣問之胡說

○曰王坐於堂上堂是人君
聽治之所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牽牛是為
農鑿而來王見之

曰牛何之何之有何往
何用兩意

曰臣問之胡說

○曰若

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曰何由知吾可也

○曰臣問之胡說

上海共和書局藏版

魏使公子印
將而擊之兵
既相距執詐
遺印書曰吾
始與公子驩
今俱為兩國
將不忍相攻
可與公子面
相見盟樂飲
而罷兵以安
秦魏甲以為
然會盟已飲
而甲伏甲士
襲虜甲因攻
其軍盡破之
以歸秦惠王
恐割河西之
地獻於秦以
和親遂去安
邑徙都大梁
辱於楚
楚世家楚懷
王六年楚使
柱國昭陽將
兵攻魏破之
於襄陵得邑
八此於註七
邑不合

難孟子直以保民盡之故欣然自問曰可
是引而進之胡訖一段正証可字之意全
重不忍其殺敵句不忍二字一章骨子無
罪就死地又有解其不忍意若字形容之
辭以羊易之亦齊王語豈非牛不可只
是一時良心觸動不可遏抑姑以羊替之
初不計慮到此

有之節旨○是心句緊承有之以證明何
由知吾可之問足王者謂有這不忍念頭
便含了保民端倪隱隱勃發有火然泉達
光景註察識擴字且勿露百姓以王為愛
一語是緊關若不設此句無以發其難而
啟其端卻隨以臣知王之不忍救解之撥
動靈機正在此二句

誠有節旨○此見王只求解脫個愛字全
無察識處然字單承知不忍說誠有百姓
單承皆以為愛來齊國雖稱小二句跟誠
有百姓句而辨之即不忍其殺敵以下又
跟然字之意而認之也即字正指孟子知
王不忍句非又述自己前言

無異節旨○上已云固知王不忍今又
設牛羊何擇之難以孟子亦以王為愛者
註中故字是故意之故齊王語塞全在易
之以羊置辨不得須將我非愛其財五字
為句一頓撥轉而字則兩也字一氣相銜
宜字自然關窗如此看而易之以羊也
不過一講耳

對曰將以費鐘費鐘是因鐘之費而費王曰舍之舍是勿殺吾不忍其殺敵殺敵若無罪而就死地
對曰然則廢費鐘與然字承上曰何可廢也言費鐘之禮不可廢以羊易之是以羊不識有諸註胡訖

曰有之是有此以曰是心足以王矣是心指不忍殺牛之心百姓皆以王為愛也愛是各財指臣固
知王之不忍也不忍是心註王見牛之殺敵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講王乃承認曰易牛之事吾乃有之
不外乎不忍是王易牛之心足以保民而王矣然百姓無識皆以王之以羊易
易牛為愛惜其財也臣由王不忍其殺敵之言思之固知之痛其死而不忍也

國雖稱小稱小是窄狹見吾何愛一牛一牛言所即不忍其殺敵即字作若無罪而就死地無罪
故以羊易之也故是所以註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各實有知百王曰夫子之言誠然也蓋以羊易牛其迹似各實有知百姓所識者
輕重亦明矣吾何愛各於一牛特不忍其殺敵若無罪而就死地心中不忍故以羊易之耳此心惟夫子知之而百姓不知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
彼惡知之彼指百姓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隱即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
何心哉是指以羊易牛何心是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之指牛而字轉下宜乎百姓之謂我愛
也宜字作註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講而易牛之大迹有可疑彼百姓意知王之心為不忍也

是乃仁術也是指以羊易牛仁就發用上說於見牛未見羊也重見君子之於禽獸也君子是有見其
生不忍見其死不忍是存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四其字是以君子遠庖厨也是以承上不忍見聞說
註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費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
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

齊民甚病之
羣臣請弛期
更日不可惠
公駕見太子
說以法文王
之美乃更擇
日○襄王元
年與諸侯會
徐州相王也
追尊父惠王
為王先是各
王於其國徐
州之會則王
之號及於天
下矣

早之為言悖
也陽氣騰蹇
所致也
雲雨

雲山川氣也
公羊傳曰觸
石而起膚寸
而合不崇朝
而雨者泰山
雲乎○雨水
從雲下也雨
者輔也言輔
時生養也王
弼曰陰陽二
氣生於黃泉
而交結出
地為雲二氣
力均則能為

生一段重不忍字然又恐以未見者為可
殺故說個遠處厨於禽獸二字亦可味於
禽獸只好如此所謂仁民也若仁民豈論
其見未見哉胡氏云一本心也已發主於
擴充未發在於豫養

略能察識下皆孟子教王以擴充也前難
以牛羊何擇實真無可解卻說出現牛未
見羊把齊王悶塞胸懷登時解釋故悅戚
戚句最重是當下能認取本心了此心
合於王句亦問得緊與是心足王句相應
有復節○孟子既要王擴充何不說老
老幼幼說明與他只緣王不解合於王看
保其甚難故先分疏難易使之了然而後
告以用恩處百鈞四句正仁民愛物之喻
今恩三句難得最緊切乃一章總策處註

民切物緩就心上說仁民易愛物難就術
上說重難易句人皆有力有明有恩但不
用耳用字最好為不用恩正獨何與之故
用恩是統同說推恩則有次第矣

不為節首○此節只完得不為也非不能
也二句之意齊王在形狀上問本末故孟
子只與淺譬之末四句兩相形處雖是冷
語全要得鼓動他語使知保民只在用恩
故下遂告以推恩之事

老吾節首○此正教王以擴充而明是心
足王之實也吾老幼人老幼理一分殊老
之幼之自各有實事在天下雖大推而及
之其運用其易故曰可運於掌運與視不
同視諸掌屬易知運於掌屬易行兩及字
以明是舉斯加彼引詩曰作一證先宜妻
次兄弟次家邦皆彼也揭出一心字指全
體之心言舉加見其甚廣正明所以易處
故推恩二句是結上意推恩者不是推全

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
必遠庖厨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
羊易已見之牛使覺鐘不廢而牛得全以遂不忍之心也非仁術乎大凡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平日之生不忍見其今日之死聞其長死之聲不忍食其既
死之肉是以君子雖以禮用之有不得已必遠庖厨必不忍於見死聞聲以預養此心而廣為仁之術也王之所為正合於君子臣所以知王為不忍也雖有
百姓之言
庸何傷
○王說曰
於心而說
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此二句
夫子之謂也
孟子
夫子指
夫我乃行

之行之指以
羊易牛
反而求之
是求牛羊
何擇之故
不得吾心
是不得所
以不忍處
夫子言之
是見牛未
見羊之意
於我心有戚戚焉
戚戚
即前

日不忍殺味
之心復動意
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此心指不忍牛死之心何也是問
所以合於王之故正未知擴充意註
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
知所以反其講
王因孟子解其所難而有得於心乃說曰巧言之詩有云他人有心予能忖度而知之正齊人有心夫子夫以羊易牛之事我乃行之自以
本而推之也講
為不忍及聞夫子牛羊何擇之難反而求之則又不得其所以不忍者夫子以見牛未見羊言於我前日不忍之心特加於一牛耳夫
子乃曰是心足王吾不知
其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
王之言
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

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
此是易其所難而
難其所易的模樣
則王許之乎曰否
許今恩足以及
禽獸
指愛
牛
而功不至於百姓者
功指
思澤
獨何與
何是
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
不用恩有
故

字承上來不用
力有力而不用
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
不用明有
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
不用恩有
故

王之不王
是不保
民而王
不為也
是能為而
不肯為
非不能也
非無恩可用
註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
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
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唐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至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為耳
重而不足以舉一羽之輕吾之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足以見輿薪之大則王許之為誠然乎王曰否人未有舉重而不能舉輕見小而不能見大者
也孟子曰王既知此則知保民而王無難事矣蓋民物之待王者有緩急而吾之施仁於民物者有難易今王不忍一牛之死思足以及禽獸是能舉百鈞
察秋毫也而乃坐視斯民之危功不至於百姓是一羽之不舉輿薪之不見也恩能及於所難而獨不能及於所易豈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非無力也
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非無明也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非無恩也為不用恩焉既不用恩因以不王故王可以王而不王者能之而不為也乃非欲
為之而
不能也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
形是模樣
曰挾太山以超北海
用一以字便是兩
語

人曰我不能
是誠不能也
見非推
為長者折枝
不重長者之命
重折枝之易
語人曰我不能
是
不為也非不能也
見直推
故王之不王
不王指
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
類指不
王之

雨

齊宣王

陳公子完奔

齊初以陳為

氏後改田氏

至田和始篡

齊而有之宣

王和之曾孫

威王子也諡

法善問周達

曰宣○蘇秦

為趙合從說

宣王曰齊南

有泰山東有

瑯琊西有清

河北有渤海

此四塞之國

也臨淄之中

七萬戶甚富

而實其民無

不關難走狗

奕博踴躍臨

淄之塗車鼓

擊又摩肩連

袂成帷舉袂

成幕揮汗成

雨天下不能

當也而乃西

面事秦竊為

大王羞之玉

曰齊人不敏

請奉社稷以

從○宣王八

年孟子自梁

牛之恩以及民蓋因全牛一事認出良心

本體卻從本體上推出先親親後仁民也

古之人三句又是引古人以證之善推字

重看以上各合於王意已盡兼復以今恩

三句重難之又最難兼復前獨何與是語

其難易矣宜之故以起下不為此獨何與

是語其先後倒置之故以起下請度

權然節旨○此節是要王認出病根來權

度二字註雖實講然要含稱之量之意物

無權度所差只是一物若權度心無則自

老老幼幼以至寡妻兄弟家邦仁民愛物

無不顛倒錯亂豈特一物之差而已哉故

曰為其王請度之欲王自稱量其心而施

恩有厚也註本然權度謂當惠之理亦只

是此心

抑王節旨○此雖是代王度之其實又深

一層蓋言其仁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耳與

甲兵以危士臣而與諸侯構怨三句串說

重危士臣向正見其不保民而功不至百

姓處快字與上不忍對照

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類指不王形狀也挾以版持物也趨躍而過也為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

為之類註之類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得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孟子曰如挾太山之重以起北海之廣此事之至難者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而非誣也至於承長者之命而為之折枝此本

無難事語人曰我不能是怠惰而不肯為也非力有不足而不能也然則推吾固有之恩而加同類之人亦何難之有故王之不保民而王非挾太山以起北

海之類也王之不保民而王是折枝之類也相異之形如此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運掌是言推恩之至易意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故推恩足以保四海

故字承舉斯心向來推恩是推老老幼幼之恩保四海是王

不推恩無以保妻子

妻子是舉

古之人帝王說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

言無善推其所為而已矣

善推其所為而已矣

獨字對古人言何是

王請度之

度指仁民愛物之緩急言註權稱鍾

輕重

然後知長短

長短亦物皆然

言凡物皆心為甚

心為甚

為其是比物更甚

王請度之

物之緩急言註權稱鍾

輕重

然後知輕重

權然後知輕重

抑王興甲兵

危士臣

構怨

於諸侯

然後快於心與

王曰否吾何快於

遺於齊

若其

血者陰血之

物與用血以

塗所所以厭

變性與妖靈

也○考工記

鬼氏為鐘

庖厨

大吳取犧牲

以供庖厨

玉藻云君無

殺不殺牛大

夫無故不殺

羊士無故不

殺及及是以

君子遠庖厨

凡有血氣之

類無身踐也

度

釋文云度者

分寸尺引

也所以度長

短也

商賈

商賈遠近度

其有無通四

方之物謂之

商賈有用之

物以待民來

以求其利權

若是節首○若其甚句有佳而疑之

音意字卻又說殆有其焉把後從聲動

令地向來一點確心不怕不消滅下來

與楚戰下個與字便見啟豐在都不自量

小弱意然則三句因郭楚而概論之三個

字言固然之理何以異於郭楚楚正應後

矣○王誠求大欲不得不另尋一條路以

圖王業以故反本退之反本不外下而發

政施仁徒盡心力於與兵構怨之為抑末

矣

今王節旨○此承上文本來發政施仁謂

以不忍之心發之為政而施其善推之仁

也此句重凡士農工商皆有一仁政及地

了使天下三字貫下五句使字聲聲發

動之意欲字是心悅誠服之意欲其君

總上四項說極言其欲歸也五欲字正與

大欲相應要見得合天下之欲為欲方是

大欲此但就士農工商心上說末句方是

身之來歸正保民而王莫之能禦意

吾惜節旨○上說發政施仁尚無下手處

故欲求教而力行也惜者不明故須明教

孟子言制民之產亦以明君言之

恒產節旨○此只疊疊釋無恒產之弊見

恒產所繫之大也言士正以起民尺重民

上蓋士既不可多得而民又易至於犯刑

此恒產所以不可不制也商民二字又打

動地不思之心恒產即下五欲之宅等恒

心即下善與禮義而善又禮義之總名

明君節旨○身故守成上恒產所繫之大

來明字與善相對以其行仁有術無德

不察曰明君此制字重看既必使字有經

是 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大欲即下辟土地 註 不供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欲為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利在於是是以

講 王曰夫子謂我快乎此三者否也吾何快於是而為之 註 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曰王之所欲大欲可得聞與 欲得其大 王笑而不言 欲之實

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 肥甘是肥而重 輕煖不足於體與 輕煖是輕而且 煖衣之美者 聲音不足聽

於耳與 聲音是樂音 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 嬖便是左 右侍御者 王之諸臣 皆足以供之 皆字指

而王豈為是哉 是亦指 曰否吾不為是也 此五者 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 然則承上 不為是矣

欲辟土地 欲字貫 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 撫是安 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

緣木而求魚也 註 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 講 孟子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而聞與王以所欲

孟子固知大欲之所在姑先詰之曰王之所大欲果為肥甘之美味不足充於王之口與輕煖之衣服不足被於王之體與抑為華采之麗色不足視於王之

目與靡麗之聲色不足聽於王之耳與便嬖嬖幸之人不足使令於王之前與凡此數者之欲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固無待於求而王豈為是哉王曰否

此非吾之所大欲吾原不為是而與兵構怨也孟子曰王既不為是然則王之大欲可知已意者欲辟土地使封疆日廣朝秦楚使大國稱藩莅中國而宅中

以圖大撫四夷而荒服皆首也其所欲既大則所以求之者亦大矣若夫以與兵構怨之所為求若一統無外之所欲猶緣木而求魚豈有可得之理哉

○王曰若是其甚與 甚指緣 木求魚 曰殆有甚焉 謂大欲難得此 緣木求魚更甚

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 盡心力者言 其求之切意 後必有災 必字重看避 之不能意

曰鄒人與楚人戰 見鄒有不自量 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 以強大 之勢言 曰然則小國

不可以敵大 小大以 寡固不可以敵眾 寡眾以 弱固不可以敵強 弱強以 海內之地方千

里者九 指齊楚秦韓 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 指齊八 何以異於鄒敵楚哉 言無所 益亦

反其本矣 本是其 註 殆蓋齊楚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楚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共方千里是 講 王曰大欲之求果若是緣木求魚之甚與孟

子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意者欲辟土地使封疆日廣朝秦楚使大國稱藩莅中國而宅中以圖大撫四夷而荒服皆首也其所欲既大則所以求之者亦大矣若夫以與兵構怨之所為求若一統無外之所欲猶緣木而求魚豈有可得之理哉

是欲得聞 後災之實 曰鄒人與楚人戰 意不可倒轉說 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 以強大 之勢言 曰然則小國

不可以敵大 小大以 寡固不可以敵眾 寡眾以 弱固不可以敵強 弱強以 海內之地方千

里者九 指齊楚秦韓 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 指齊八 何以異於鄒敵楚哉 言無所 益亦

反其本矣 本是其 註 殆蓋齊楚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楚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共方千里是 講 王曰大欲之求果若是緣木求魚之甚與孟

子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意者欲辟土地使封疆日廣朝秦楚使大國稱藩莅中國而宅中以圖大撫四夷而荒服皆首也其所欲既大則所以求之者亦大矣若夫以與兵構怨之所為求若一統無外之所欲猶緣木而求魚豈有可得之理哉

是欲得聞 後災之實 曰鄒人與楚人戰 意不可倒轉說 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 以強大 之勢言 曰然則小國

不可以敵大 小大以 寡固不可以敵眾 寡眾以 弱固不可以敵強 弱強以 海內之地方千

里者九 指齊楚秦韓 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 指齊八 何以異於鄒敵楚哉 言無所 益亦

反其本矣 本是其 註 殆蓋齊楚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楚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共方千里是 講 王曰大欲之求果若是緣木求魚之甚與孟

子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意者欲辟土地使封疆日廣朝秦楚使大國稱藩莅中國而宅中以圖大撫四夷而荒服皆首也其所欲既大則所以求之者亦大矣若夫以與兵構怨之所為求若一統無外之所欲猶緣木而求魚豈有可得之理哉

是欲得聞 後災之實 曰鄒人與楚人戰 意不可倒轉說 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 以強大 之勢言 曰然則小國

不可以敵大 小大以 寡固不可以敵眾 寡眾以 弱固不可以敵強 弱強以 海內之地方千

歲二句是制產於豐凶二身飽有三年
九年之蓄以樂歲視其終身願即教字
有安擾馴便意從之也輕對下其腹說

今也節言○此泛指當時之君言向與
上節相反今亦云制產者蓋非百畝之制
因其所制之產而立厚微之法若為制產
民且為產所累矣所以豐凶皆受其苦禮
義要對故辭邪侈說

王欲節言○此反本指制產言是起下文
不是結上文

五畝節言○此承上反本而詳承制產之
法要得推其意所謂設法施仁以及人之
老幼俱從不忍一念擴充出來五畝三段
是民有恒產五畝百畝蠶桑雞豚為一定
者之制其區畫之妙全在樹畜以時無失
勿奪上可以衣食食肉正與仰足以事父
母應可以無飢正與俯足以畜妻子應恒
產制民可以有恒心故有護序一段正
與驅而之善三句應重制產連發帶帶
言以應上恒心耳老者二句東上起下衣
常食肉要帶不負載說不飢不寒要帶知
孝悌說是無不保之老幼也然而不王二
句見夫欲不求而至又正與保民而王應
以完無已則王之旨

其所以求大欲之本美
○今王發政施仁
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
農者皆欲耕於王之野
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
行旅皆欲
出於王之塗
天下之欲疾其君者
皆欲赴愬於王
其若是

○今王發政施仁發政所以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使字重見有仁政感動
農者皆欲耕於王之野耕者指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商賈卑行旅皆欲
出於王之塗行旅是出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疾惡也君是皆欲赴愬於王赴愬是懇其若是如是

孰五個欲能禦之禦是遏行貨曰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貨是出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疾惡也君是皆欲赴愬於王赴愬是懇其若是如是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昏是昏願夫子輔願是願

吾志輔是輔明以教我教即教我雖不敏不敏即請嘗試之試是見

士為能惟是獨見士之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因字見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相聞意

及陷於罪陷罪是然後從而刑之刑是是罔民也罔民正與焉有仁人在

位仁人即發政罔民而可為也罔是必使仰足以事父母必使二字貫下四句

俯足以畜妻子畜妻子是樂歲終身飽樂歲是凶年免於死亡凶年是然後驅而之善然後驅而之善

故民之從之也輕輕是民有所今也制民之產今字與上明君相反非不制

輕制民之產

子豐樂之歲則終身飽即凶年之亦可免於死亡蓋民之遂其生如此然後設教驅而之善故民有所資而無所累其於善也自輕易而無難矣此所謂民有恒產因有恒心也者

是也幼

備此惟救死而恐不贍矣暇治禮義哉吳暇見雖驅而贍足也此所謂無常講今也制民之產不遵古法使

於徵求仰不足以事奉父母俯不足以畜養妻子雖當樂歲亦終身困苦一遇凶年便不免於死亡當此之時民惟恐救死而恐不贍矣暇治禮義以為善哉此所謂民無恒產因無恒心者也

○王欲行之行指發施之指仁政則盍反其

本矣本指制產註孟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講由此觀之發政施仁是所以王天下之本也王若欲發○五畝之宅樹之以桑

五十者可以衣帛矣此是制度以裕老者之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此是

以裕老者之食

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此是制度以裕老者之食謹庠序之教申之以

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此是民有恒心老者衣帛食肉是恒產黎民不飢

不寒是恒產利於幼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王字正與保註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

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獲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

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惜也

講制產之法何如必也一夫授以田百畝外有五畝之宅而樹之以桑以供蠶事則帛有所出五十非帛不煖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則肉

有所出七十非肉不飽者可以食肉矣至於百畝之田勿奪其耕種收穫之時則粒食有所出而八口之家可以無飢餓矣恒產既制恒心以生於斯時謹為

庠序之教又於其中申之以孝悌之義則民皆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頒白之老者不負戴於道路矣夫老者得以衣帛食肉自無負戴之勞黎民得以不飢

不寒而皆知孝悌之義如此則教養兼舉治化大行由是而土地可闢秦楚可朝諸中國而撫四夷不難矣然而不王於天下者未之有也臣所謂保民而

王者以此區區補集解云此節與前對梁王者不異但彼對小惠言見王者之大霸者何足道哉補道此對霸功言見王者之正道彼對小惠言說此根上保民說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見以朝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未有對是卒然之曰好樂

何如何如重有妨於治道孟子曰王之好樂甚甚極也猶言好到至極處則齊國其庶幾乎莊暴齊臣也庶幾註莊暴見孟

入見於王王語暴以己之好樂當時可否未決暴未有以對之也故問好樂何如果有妨於治道乎孟子曰好樂無妨特患其好未其耳使王好樂甚而充之以盡其量焉則齊國其庶幾於治乎

莊暴章句○此章見好樂當通民情也以與民同樂為主前三節歸重在甚字要合請三節分出其不甚樣子末節是勉辭

莊暴節言○齊音温良而能斷亦故辟而驕志好樂何如一問正恐王從欲處多好樂甚二句通篇之意已具其即合與民同樂意庶幾即合可王意不是僅能治其國他日節言○見於王重欲發明其於庶幾之意引王以公樂於民王變色是愧前與暴論者不可使聞於孟子也

好樂 齊王悅南郭之吹竽康食以數百人喜鄰忌之鼓琴卒授之國政是可見其好樂處○黃帝之咸池堯之大章舜為之韶夏商周之濩武此先王

之樂也鄭音好盞淫志末音燕女濁志衛音促數煩志齊音傲辟騶志此世俗之樂也

管為之音

管職掌於小師長尺圍寸

並兩吹以成聲義取鳳凰

之鳴矣古以玉今以竹管

亦有古今與

焉職掌於笙

師長分圍分

止一管而為

用氣極老陽

之數矣古以

葦今以竹管

亦有古今與

田獵

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夫物爾雅云春獵為蒐夏獵為苗秋

王之節言○前好樂甚二句只論其理此方是激切皆君以散動之樂以情言不在聲容上說今樂猶古樂全從其字看出能好樂甚則無古今之異非樂真無古今也

可得節言○此節泛就常情言未說到人君身上獨樂二段不徒是問他全要啟發他公心以為言樂張本不若字正先王與世俗所同處人與眾即後百姓君子

臣請節言○是請言好樂甚不甚之情開下兩節

今王節言○此合下節俱虛設情景非齊國實事一不與民同樂便是好樂未甚民便疾首感頽則雖好先王之樂何裨於治疾首感頽對下欣欣有喜色看亦是臨時然也蓋其心原有憂樂之異故聞王之憂樂而憂樂之容亦隨之好樂是至伴田獵言之者以王亦好田獵故也兩使字是不堪之辭至此極連下讀父子二句正是極處鐘鼓軍出故曰聲管籥雜比故曰音車馬和在賦馬有轡在轡故亦謂之音

欣欣節言○一與民同樂便是好樂甚民便喜色相告則雖好世俗之樂何妨於治兩節相形要見民猶是民也而哀苦怨變為歡欣可知好樂宜甚正得引進王意庶幾何以皆欣幸之辭庶幾猶云殆也何以以字活蓋民愛其君如言吾王邇來庶幾幸無疾病與何其能鼓樂為樂也

同樂節言○此節縱實落勉齊王正收好樂甚二句與百姓同樂即是推與人與眾一段公心以行仁政所謂好樂甚也則王矣便是齊其庶幾末須補今樂猶古樂意文王章旨○此章見人君當公利以恤民重與民同之上益齊王但在制度上較固

好世俗之樂耳安○曰王之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此甚字即含與民同之意今之樂由古之樂也由猶也註今樂可使聞於野者哉

之樂古樂講孟子曰王無以好世之樂為慚也顧王之所好何如耳王之於樂非徒嗜其音而好之甚焉則齊其庶幾於先王之樂講治身而何論夫樂之今古也古樂好之甚固足以治今樂好之甚亦足以治今之樂由古之樂也而何異哉

好樂甚二句曰獨樂樂與人樂樂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眾此就廣隘言註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樂以為樂與眾鼓樂以為樂二者孰為樂之甚王曰獨樂則情隔而不孚不若與人之為甚也孟子曰與少鼓樂以為樂與眾鼓樂以為樂二者孰為樂之甚王曰與少則情孚而未廣不若與眾之為甚也

也講孟子曰王如知此臣請為王言樂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感頽而相告曰吾王之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

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感頽而相告曰吾王之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

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感頽而相告曰吾王之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

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感頽而相告曰吾王之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

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感頽而相告曰吾王之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

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感頽而相告曰吾王之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

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感頽而相告曰吾王之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

也講孟子曰王如知此臣請為王言樂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感頽而相告曰吾王之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

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感頽而相告曰吾王之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

獵為獨冬獵
為狩夏田為
燎火田為狩
羽旄

文王節旨○意當時民大齊國左右必有
假文王事以為言者文王豈崇國若此蓋

亦免田所及民以為王之圖耳孟子只要
發下面公私且不辨其有無但曰於傳有
之語最斟酌

若是節旨○若是其大句是驚異之辭民
以為小蓋視君國若已圖併其大亦忘之
也芻蕘雉兔字活看猶云取芻取蕘取雉
取兔者

臣始節旨○國之大禁首在國中則國之
不便於民可知蓋齊國之虞鹿亦即周圍
之雉免乃周圍之雉免可殺齊國之虞鹿
不可殺故不曰圍而直曰阱以四十里為
圍未足為大以四十里為阱阱為容如是
之大

交鄰章旨○此章論交鄰之道前三節因
問交鄰而勉其為仁智之君後五節因言
好勇而示以大勇安天下之民要之交鄰
通常變言則更適以善成其仁智也

交鄰節旨○仁者見禮而忘勢大事小事
以心言智者明理而識勢小事大事以心
言湯事葛四句是引證言古之人有行之
者而今當取法也仇滄柱云治吳秘計出
自種蠶諸臣在句踐全以能忍為智

以大節旨○此節不過言交鄰之善以見
道之當盡耳不分優劣樂天畏天上文事
大事小內已具此處只點出天字以顯仁
智之妙是歎美之辭保天下保其國俱從
交鄰看出雖論道理實帶說教驗以散動
齊王

五十里為近
郊百里為遠
郊四境皆
有闕者蓋四
郊門也
昆夷
昆夷乃西戎
也歸詩云肆

治之聲也不特設樂為然也今王田獵於此其車馬羽旄亦無以異也然百姓聞王所馳車馬之音見所建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過來
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由獵而使吾民得睹太平之象也夫民之欣喜其上如此者無他蓋由平日切於愛民能愛好樂之心以行仁政而與民同樂故也
此非好樂者甚之所感
而能庶幾於治者乎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同樂指平日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行仁
政愛民上說王是天下之民歸心也
註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

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由古樂其實
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義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用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
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
頰則雖奏以成英詔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講夫觀民之憂喜係於好樂之公私如此今王誠能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與
百姓同樂則天下之民歸之而可以至矣所謂好樂其庶幾者如此

今樂古樂
又何擇焉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
武無事則遊觀
方七十里有諸
是疑其未
孟子對曰於傳

有之
據古書以答
註囿者蓄有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騁於稼穡場圃之中
講齊宣王問曰吾聞文王之囿
其有當活看
註度間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
其地方七十里之廣不知果
有諸乎孟子對曰
○曰若是其大乎
大指七
十里說
曰民猶以為小也
民指文
王之民
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
芻蕘者往焉
芻蕘者是
採雉之人
雉免者往焉

民猶以為大何也
何也字有
答民意
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
採雉之人
雉免者往焉
射獵之人
與民同之
聽民自取往
便是同意
民以為小不亦宜乎
宜是事理人
情當如此
註芻蕘也
講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果若是其
之民猶以七十里為小也宣王曰寡人之囿其地方四十里特半於文王耳民猶以為大其故何也孟子曰文王之囿雖方七十里之大然文王不自私也
民之芻以牧養與養以採薪者皆往其中以取焉民之雉以逐禽免以逐獸者皆往其中以取焉以一國之民共取七十里之囿物之所產有限民之取用無
窮其以為小
不亦宜乎
○臣始至於境
境是齊
之境界
問國之大禁
大禁是禁
令之大者
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
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
殺其句二
正是大禁
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為以大

大就貽害
上見其大
不亦宜乎
此句與上不同民以為小未必有是事也是懸
註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為郊郊外有
講若王之囿則與英臣始至於
取入臣因問禁而問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之廣但百姓有殺其囿中之麋鹿者即加以重刑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以一國之中而
有四十里之阱民以為大不亦宜乎是則圍一也公之於民雖大亦小私之於己雖小亦大王惟公其樂於民何必以四十里與夫七十里者較大小哉

補
林次崖曰為阱於國中一句
最重正與與民同之句對照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
此問自是息
爭求寧之意
孟子對曰有
道
惟仁

者為能以大事小
仁者是仁者之君大小以
國言事只是撫字周恤意
是故湯事葛
事葛指遺之牛
羊往為之耕
文王事昆夷
事昆夷指兵力不加令
其自服引以二句證大

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
智者是智者之君
事說從服從說
故太王事獯鬻
即後章事狄人以
皮幣大馬珠玉
句踐事吳
即事吳王
夫差以子

不矜厥德亦
不損厥問是
太王遷岐又
是昆夷矣此
時又為小事
大也又云昆
夷既矣維其
味矣註以為
此文王之時
也蓋周德日
盛昆夷自服
想文王初年
亦須字之則
為大事小耳

史記云唐虞
以上有山戎
檢狄獫狁居
於北蠻隨畜
牧而轉移其
俗有名不諱
而無姓字夏
道衰而公劉
失其稷官竄
於西戎邑於
邠其後三百
有餘歲成狄
攻大王曹父
曹父往走岐
下邠人悉從
曹父而邑焉
句踐
越王句踐其
先禹之苗裔

畏天節旨○詩蓋言保天下謂也斷章取
義作畏天者保其國一證固可然看來不
妨照詩旨解之如云樂天之仁者何嘗不
為畏天之智者而由畏天以保其國何嘗
不由畏天以保天下此說較國鏡氏曰天
理當然遠之則有禍此便是天威了

大哉節旨○勇即小忿也好勇猶言不能
忍氣之意
王請節旨○此孟子就好勇導引導王也
口開說王請無好小勇直是頂門一針夫
撫劍二句畫出一小勇模樣斷以敵一人
所謂技止此耳王請大之一句最重直喚
起下三節精神勇曰大勇便是包仁智說

王赫節旨○此是引詩而言文王之大勇
怒者勇之發也因王赫斯怒一怒字發出
一怒安民之說蓋因其可怒而怒之未嘗
有所畔援敵也詩辭三以字疊說趨重
對於天下句密畏則天下之大者無不畏
既懷則天下之小者無不懷此文王之勇
只就救阮一事言未可露大字下句方見
其大

天降節旨○此是引書而言武王之大勇
天降五句推上天立君師之意作之君便
是以天位寵之作之師便是以天德寵之
有罪二句言已必當盡君師之道亦重天
下二字一人二句是孟子釋書意恥之重
看正是怒處就誅紂上見

今王節旨○所謂王請大之者以此須補
出至此則將臣天下之諸侯而交鄰不足
言矣蓋仁雖以事小然非以養亂為仁智
雖以事大然不以謹守為智勇正仁智之
作用處

女金玉二句引
註仁人之心寬洪剛恒而無計較大小強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義識時務故大國雖見侵
以證大事小
陵而吾所以事之禮尤不敢廢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太王事見後章所謂秋人即獫狁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

齊宣王問曰當今列國分爭無有寧日不知交鄰國以講信修睦亦有道乎孟子對曰有道惟仁者之君知有理不知有勢雖小國即或不恭而吾之量足以
容之惟能以己之大國而事鄰之小國是故萬小國也而湯事焉昆夷小國也而文王事焉此用仁以交鄰之小國者其一道理矣惟智者之君知理之當然又
知勢之不得不然即大國時或侵陵而吾且畏而奉之為能以己之小國而事鄰之大國
故獲驚大國也而太王事焉吳大國也而向踐事焉此用智而交鄰之大國者又一道矣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
樂天者保其國
保是
註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
容保
畏天者保其國
保是
註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

小事大者畏天者也
畏是有所
戒懼意
樂天者保天下
保是
註天之事小小之事大皆理也即天也以大事小者是忘其勢之在己誠心愛人自然合
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偏覆無不講
周備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
講理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是順其勢之在人安分自守不敢違理畏天者也樂天者天地
為懷萬物一體非保天下之氣象乎畏天
補本文只言大事小而集註則曰大字小
者循理而行順時而動非保國之規模乎
蓋仁者忘己之大實則字之若事之耳

詩云畏天之威
畏是不敢違天威
是天命赫然之威
于時保
保之是不
註詩周頌我將
無樂天之仁者究何嘗不畏天周頌我將之詩蓋言保天下也有云人君敬畏上天之威於
失天命
註之篇時是也
是保失天命而不失然則能畏天者以此保國不即以此保天下哉仁智交鄰之效如此

王曰大哉
言矣
大是贊美辭言即
仁智交鄰之說
寡人有疾
疾是氣
質之偏
寡人好勇
好勇即
是疾
註言以好勇故不能
王曰大哉夫子之言誠交鄰之善道
是疾
註言以好勇故不能
王曰大哉夫子之言誠交鄰之善道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
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
此二句頂
上二句說
王請大之註
疾視怒目而視小勇血
講孟子對曰好勇無傷也王請無好血氣
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
此二句頂
上二句說
王請大之註
疾視怒目而視小勇血
講孟子對曰好勇無傷也王請無好血氣

詩云王赫斯怒
王指
爰整其旅
整是
整頓
撫劍疾視而言曰彼惡敢當我而與之敵哉此特匹夫之勇僅足以敵一人者也
何足為好王請於帝王之大勇好之則仁智皆所優為矣奚至以好勇為疾乎

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
重此句起安
天下之民意
此文王之勇也
此指王
赫五句
文王
爰整其旅
整是
整頓

安天下之民
安天下之民
正見大勇處
註詩大雅皇矣篇赫赫怒貌爰於也旅眾也過詩作按止也但往也昔詩作旅但言謂當
人侵阮祖共之眾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大勇也
講吾聞大勇於文王
云密人不恭侵阮祖共文王於是赫赫斯怒遂整其師旅以遏止密人但共之眾以抑強扶弱篤厚周家之福以對答於天下仰望之心此文
王之勇于詩可稽也夫文王赫赫一怒遂除密人一方之亂由是四方諸侯強不敢凌弱眾不敢暴寡而天下之民皆賴之以為安勇何大也

書曰
天降下民
降是
生
作之君
作是君
惟曰其助上帝
助是贊助
上帝是天
寵之四方
寵是
有
罪無罪惟我在
皆已之責
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曷何也越志
一人橫行於天下
一人指紂而行
是不循理而行

武王恥之
恥是恥已君師未
盡不能除暴安民
此武王之勇也
此字正跟
上則之說
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此字

夏后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禹祀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允常卒子句踐立吳伐越越因擊吳師敗於槁李射傷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吳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以餘兵五千棲於會稽使大夫種行成於吳請為臣妾子胥諫勿許夫差許之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財

新嘗膳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與百姓同勞苦居數年伐吳敗之吳請行成范蠡曰昔天以越賜吳吳不

雪宮章旨○此章孟子以公樂高君也樂君之樂句是一篇要領第三節推言與民同樂之效以廣其志旨意已盡後之節引景靈往事無非欲王約諫以與民同樂也其關係實事在補助其行動者王處存君臣相悅

雪宮節旨○此與樂惠王問不同賢者亦樂此指賢君賢辭賢者亦有此樂指賢人其辭屬雪宮之樂在賢者分上原無甚道理可說故孟子用一有字答了便罷只引向與民同樂上說

節文王書周書秦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講吾又聞大禹於武王兵王看言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我之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西武王亦大勇也言周書秦誓之言曰天降生此下民作之君以治之作之師以教之惟曰其能助上帝以安民故以君師之位而寵異之於四方也今我既受天之命作民君師則凡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惟我在此天下易敢有過越厥志而作亂者乎書言如此當時商紂一人橫行作亂於天下武王以為己恥而舉兵誅之此武王之勇於於書可考也武王亦惟一奮其怒除商紂之暴遂能綏定四方而天下之民皆賴之以為安勇何天也○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文武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好勇也有聖教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若能懲小忿則能義之怒不可無如此則可以見情講夫觀文武之大勇惟在於除暴安民如此今天下之為暴者多矣斯民之被困也甚矣王亦效文武之一怒與性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講夫觀文武之大勇惟在於除暴安民如此今天下之為暴者多矣斯民之被困也甚矣王亦效文武之一怒與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雪宮乃宮室外別宮也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賢者指孟子此樂指雪宮之樂孟子對曰有是宜有是宜人不得人指民不得是不得則非其上矣非毀謗也王曰然則天下有是樂安居之樂非指雪宮則非其上矣是君上王曰然則天下有是樂安居之樂非指雪宮則非其上矣是君上王曰然則天下有是樂安居之樂非指雪宮則非其上矣是君上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非也為民上此便見有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愛民之責而樂民之樂樂民之樂者樂字是君去樂之民亦樂其樂樂字是民慶幸憂民之憂者憂字是君去憂之民亦憂其憂憂字是民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天下字見不為一已皆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是言決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轉附朝儻朝儻遵海而南遵海而南放於瑯琊放於瑯琊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比是效

朝儻朝儻遵海而南遵海而南放於瑯琊放於瑯琊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比是效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適往巡狩者巡

受今天以吳賜越其可逆天乎遂滅吳

雪宮 謝惠連曰雪宮建於東國雪山峙於西

城○今青州府城內城隍廟西有雪宮遺址

轉附即太王之墓即武陵是也朝舞乃桓公之墓即穆陵是也而

山傍西北近齊國都海在其南故云遵海而南

邶邶 邶邶邑名越王句踐之故國也句踐并吳欲霸中國徙都邶邶地理志云齊地東有邶邶

巡狩述職 巡所守者自上察下也述所職者自下

也首耕者敏是恐其失時補助乃省中一節故用而字轉下天子行於畿內諸侯行於國中夏諺獨言吾王畿內之諺也自巡省而行曰遊自暇豫而出曰豫自下彼惠曰休自上所與曰助兩一字甚活

今也節首○此正與上節反看師行則夫役之擾皆民應糧食則供億之費皆民支貲貲是形於色胥讒是形於言凡物圓則行方則止方命猶言廢格詔令也若流與下節流字不同流連荒亡言其慢違非一事也

從流節首○此固解上文字義亦是痛恨其弊而磨指之上二句指行舟之狀以釋流連下二句指從歌樂酒之事以釋荒亡重而忘反兩無厭字逆水而上亦謂從此從字乃訓述也

先王節首○打轉先王坐實無今時之弊下句乃偏得得緊

惟君節首○惟君所行言他人著力不得只看君所行何如是直逼上正路非謂但憑君做也

公說節首○悅字最重太戒三句總跟字字來重在興發上正與憂樂同民相照始者景公創舉也時當春耕故但云補不足召太師作樂有欲以一時美事傳之無窮意君臣相悅總為民事故樂不取宮商而取徵角其名召者取繼美都俞之樂也述樂章中畜君一語可知晏子告君全副精神所在畜君以言好君以心畜君者好君也只推結晏子便住一片欲王納諫如流查實發有為情思含蓄言下

所守也 巡其治 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 述其治 無非事者 此句承巡 民之政 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 述其治 無非事者 此句承巡

省耕而補不足 補者發倉廩以賑之 不足是食歉於一時 秋省斂而助不給 助者預處以周之或免租 亦是不給是食歉於一年 夏諺曰 吾王不豫 吾王不豫 豫是遊 觀之樂 吾何以助 助亦兼 一遊一豫為諸侯憂 度是諸侯 助而安樂 吾王不豫 豫是遊 觀之樂 吾何以助 助亦兼 一遊一豫為諸侯憂 度是諸侯

然 不然是不為 師行而糧食 師行是眾師護君而行 糧食是糧糈行糧之屬 飢者弗食 承糧 勞者弗息 承師 賄賂胥讒 賄 賂而 民乃作慝 項上胥讒因有謗 言而見有怨心也 方命虐民飲食若流 言其 流連荒亡 餓餉亦不絕意 為諸侯 憂 今謂晏子時也師眾也二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糧謂糧糈之屬賄賂則自觀有相也謗也惡怨也言民 觀則不然但覺君行則師從之師行則糧食從之使民疲於供給而飢者弗得食擾於天征而勞者弗得息由是賄賂則自胥為讒謗之言乃作 慝深懷怨惡之心是上逆天子安命之民下虐國家無辜之民其飲食侈靡如水之流無窮極焉而或流或連或荒或亡不勝其苦費之煩徒為其所屬 諸侯之 憂而已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 忘反謂任意所往流 是流蕩而無節意 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 連是連續 而不絕意 從獸 無厭謂之荒 無厭謂無厭足 荒是荒廢時日 樂酒無厭謂之亡 亡是忘 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 也亡猶失也言 講 流連荒亡之義何如自其放舟隨水而流下縱其情之所如而不知反則謂之流自其挽舟逆水而遊上其意之所適而不知反則 廢時失事也 講 謂之連從獸田獵而無厭足則必至於廢時故謂之荒宴樂飲酒而無厭足則必至於失事故謂之亡流連荒亡之義如此安得不 病民而為諸侯之憂 乎此今時之弊也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 樂以心言行以講 若先王之遊觀非徒狩則述職非省耕 事言互文也 講 則省何嘗有流連之樂荒亡之行乎 惟君 所行也 惟字兩邊說 是 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 講 夫遊觀一也在先王如彼在今時如此二者惟在君所行何如 逼法不是活法 二者惟在君所行耳 講 耳若能戒今時之弊則何先王之不可法哉晏子之言如此 景公說 是 樂章中畜君一語可知晏子告君全副精神所在畜君以言好君以心畜君者好君也 子之 大戒於國 是通示曉 諭之意 出舍於郊 是不敢晏 處深宮也 於是始興發補不足 以景公從前未 有之事故曰始 召太師曰 太師樂 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益徵招角招是也 以韶者因韶樂在齊取之以美其名也 其詩曰

惟君節首○惟君所行言他人著力不得只看君所行何如是直逼上正路非謂但憑君做也

公說節首○悅字最重太戒三句總跟字字來重在興發上正與憂樂同民相照始者景公創舉也時當春耕故但云補不足召太師作樂有欲以一時美事傳之無窮意君臣相悅總為民事故樂不取宮商而取徵角其名召者取繼美都俞之樂也述樂章中畜君一語可知晏子告君全副精神所在畜君以言好君以心畜君者好君也只推結晏子便住一片欲王納諫如流查實發有為情思含蓄言下

也首耕者敏是恐其失時補助乃省中一節故用而字轉下天子行於畿內諸侯行於國中夏諺獨言吾王畿內之諺也自巡省而行曰遊自暇豫而出曰豫自下彼惠曰休自上所與曰助兩一字甚活

從流節首○此固解上文字義亦是痛恨其弊而磨指之上二句指行舟之狀以釋流連下二句指從歌樂酒之事以釋荒亡重而忘反兩無厭字逆水而上亦謂從此從字乃訓述也

先王節首○打轉先王坐實無今時之弊下句乃偏得得緊

禮上禮也○周禮夏官職方

氏王將巡狩則戒於四方

曰各修平乃

心若為職事

無敢不戒

秋官大行人

十有二歲王

巡狩於國凡

諸侯之玉事

辨其位正其

率協其禮賓

而見之○孫

疏云述職謂

述已之所守

職也如春朝

以圖天下之

事夏宗以陳

天下之謨秋

觀以比邦國

之功冬遇以

協諸侯之慮

是也

徵招角招

招作韶本舜

樂因敬仲奔

齊而韶樂在

齊故其聲皆

曰韶樂有五

音宮為君商

為臣角為民

徵為事羽為

明堂章旨○此章總見王政當行之意明

堂周制周先王積功累仁之所致也故孟

子引文王公劉太公來說明堂之當毀不

當毀與齊王之可毀不可毀俱不論而但

言行王政則不必毀總見誘進之辭治岐

一段是正說○劉太公一段是權說

明堂章旨○齊王欣慕明堂其意在勿毀

也

大明節旨○孟子從其欣羨處引之故以

立明堂本意告他諸王者之堂向不重制

度只重出政令上王者以位言是貴難語

非張大語非王政就平時行政說不指巡

狩居明堂所出之政

王政節旨○言王政而以文王治岐之政

言者文王治岐一國之政便有王天下之

規模故舉作個榜樣也耕者五句王政之

大綱是行其所當務者而無妻以下又就

中抽出言之是重其所先務天下二字猶

云以天下之人較之此其更苦者耳先只

汲汲加厚意非謂先恤窮民而後行九一

等之法也發政施仁該得廣虛說不專指

耕者五句詩言亂至於此富人猶可或勝

燒獨其美其可哀哉引來重下句通節俱

要切定治岐發論正坐明堂朝諸侯之本

善哉節旨○上告王正意已盡此因王以

好貨為疾而借公劉以誘進之也公劉非

好貨者只在詩中乃積乃倉句取意積無

屋而露積也倉屋以貯之也素小而易負

囊大而難舉素既無底何以裏糧蓋兩

頭皆可入糧並束而載之於身也下以

畜君何尤畜止畜君者好君也

好是愛此句孟子釋詩辭註有五聲三曰角為民四曰徵為事招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是

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為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故哉孟子釋之以為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

也○尹氏曰君子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

我作君臣相說之樂以達我君臣相說之情焉其當時所作之樂有取於徵為事角為民即今所傳徵招角招是也其詩之被於樂章者則曰畜君何尤蓋言

邵亦不自安且便者民時正當春於是始興發倉廩補民之不足者景公說晏子之言而見於實事如此則晏子之說景公也可知矣景公乃曰太師曰爾為

我作君臣相說之樂以達我君臣相說之情焉其當時所作之樂有取於徵為事角為民即今所傳徵招角招是也其詩之被於樂章者則曰畜君何尤蓋言

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不至於招尤而取罪也臣竊以此詩而思之夫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

既出於愛君又何尤哉王誠聽臣之言一如景公晏子之相與有成則與民同樂而民豈復有非其上者哉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

我毀明堂毀是併遺毀諸之乎也止註趙氏曰明堂大山明堂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

齊宣王問曰明

堂之建由來久

矣人之議者皆以天子不復巡狩諸侯又不當居

謂我毀明堂今從人議而毀諸乎抑已而勿毀乎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

王政且則勿毀之矣勿毀上須註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

能講孟子對曰夫明堂者乃王者時巡方岳所居以出政令之堂也今

虛說則勿毀之矣補可至意註行王政則亦可以去六何必毀哉

巡狩之禮雖廢而先王之政尚存王欲行王政則亦可以王而居

此堂矣何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

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九一是任

者世祿任者指其先世言關市譏而不征關以行旅言澤梁無禁澤以畜魚者梁以防魚罪人不孥惡惡老

而無妻曰鰥鰥是無正配相老而無夫曰寡寡是寡老而無子曰獨獨是子幼而無父曰孤

此四者天指鰥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

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詩云哿矣富人哀此茕獨引詩曰證四者宜註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為一井其田九百畝中

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任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

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澗水梁謂

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卹其幼

全為民事故
三句以申之重而有字即所欲與最念頭
好賢與百姓同之在制恒產薄賦上註
推已之心以及民便已該耕者九一等政
矣下節亦然

要在康庶事
制琴以歌南
風其要在阜
民財

明堂
明堂天子
畿內朝諸侯
布政之宮黃
帝曰合宮堯
曰衢室舜曰
總章夏曰世
室殷曰重屋
制度各異周
曰明堂大戴
禮云明堂凡
九室一室有
四戶八牖三
十六戶七十
二牖以茅蓋
屋上圓下方
天子巡狩朝
諸侯於方岳
之下做明堂
之制為堂故
泰山有明堂
澤梁

家引云澤水
所都處渠水
所通處正可
絕流而漁故

好色節首○此又因王以好色為疾而借
太王以誘進也太王非好色者在詩中
爰及姜女句取意來朝來日之朝水許漆
水之許沮水之許也事語辭當是時三句
亦正申好色同民意當流離播遷時如此
則平日可知重兩無字即所惡勿施念頭
好色與百姓同之在保全其室家各遂其
婚姻上上述公劉遷豳在平定安集之後
故以完積倉為先此述太王遷岐在流離
播散之餘故以完室家為務一以遷豳而
開王業一以遷岐而基王迹此意須點在
兩王如上方與於王句照應

曰寡人有疾疾是氣寡人好貨貨是財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田有露積乃囊家有倉廩

餼糧實是包藏于橐于囊橐囊皆袋也思戢用光思和民而顯其業乃遷豳弓矢斯張張是張弓矢干戈戚揚四者皆兵器爰方爰是

啓行便有不遠故居者有積倉居是平時之居行者有裹糧也行是遷都之際此二句言民富然後可以爰方是孟子申詩之

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與百姓同不是以此貨與百姓只是推已及人使人皆富足意於王何有應上王者見明註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

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許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聿來如言同來當是

時也是播時內無怨女怨女是無夫者外無曠夫曠夫是無妻者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亦如太王令民無怨曠於王何有

註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盡感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太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綿之篇也古公太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太王也王名也○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篇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遊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乎天下者聖人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眾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過人欲而有存天理其法似疎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

好貨也寡人稟性之偏而有疾寡人之疾又在於好色故用度奢侈不行能王政也孟子對曰好色亦無妨於王政也昔者文王之祖有太王者亦嘗好色而愛厥妃矣大雅綿之篇有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以避狄人之難率西水之許至於岐山下爰及姜女聿來相與擇宇而居焉由此詩觀之可見太王好色又能推好色之心以及其民故當此播遷時也內無無家之怨女外無無室之曠夫而基王業王如好色亦能如太王與百姓同之使無怨曠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於王又何難之有如是則可以坐明堂而朝諸侯夫又何必毀之哉

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凍是衣不足餒是食不足則如之何言何以處其友王曰棄之是絕註託寄也此及講昔齊王宣於治國孟子欲納誨以啟其改過也故先

以為漁梁也

趙氏惠曰

繹 繹不能寐

目常繹繹然

其字從魚魚

目恒不閉也

公劉

周本紀后稷

之興在陶唐

唐虞之際皆

有令德傳至

不啻夏后氏

政哀去稷不

務不啻以失

其官而奔戎

狄之問不啻

卒再傳公劉

立雖在戎狄

間復修后稷

之業務耕種

行地宜自漆

沮渡渭取材

用行者有資

居者有畜積

民賴其慶乃

遷邑於幽百

姓多從而歸

焉周道之興

自此始故詩

人思其德而

歌之賦焉公

劉一章首云

篤公劉匪居

世臣地所謂慎處精神在如不得已四字

木節出為民父母申明所以進賢如不得

已之故蓋用賢正以為民享國久遠全以

得人心為主

故國節首○世主不知有民莫不知有國

故從故國說入喬木只引起不重世臣蓋

其世有大功於國而又代有闡人世其祿

位者有字宜著力全從培養得來親臣不

是倖臣乃腹心之臣昔進令亡總攝為輕

忽意

吾何節首○此不但自解不知其亡之失

亦有欲得真才而用之以免向日之弊意

國君節首○賢不易識也慎便是識之

道進賢非其不得已持如之耳只是個慎

字將使二句是說所以如不得已處有兩

層意就當下言今之卑且疏者一進之則

使踰乎尊戚矣就日後言今所進者若又

楚遊者夫以妻子而託於友國欲免乎凍餒也

以反而受人妻子之託當使其不至於凍餒

比其自楚反也則知彼之凍餒其

○曰士師不能

治士 治是管理意士是

士師所屬之官 則如之何

言何以 王曰已之

之指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

士師 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

講 屬有鄉士遂士之官皆士師所

當治也苟不能統御所屬之士使刑罰失中

不知王將何以處之王曰有官守

而不盡其職曠官也奚取於若臣為也以

法論之則已之而勿用焉者耳

○曰四境之內不治

四境指全齊之地不治時

照民多凍餒刑獄失平說則如

之何 如之何者指

王顧左右而言他 顧左右是釋其漸

言他事是亂其辭 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

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

責恥於下

乃安講 孟子因王明於處人直指其笑而

問之曰人君居萬民之上使四境之內人

民疫困政事廢弛而不能治如此則王

補 沈無回曰人悔則不暇

其身講 當如之何以處之王乃顧左右以

釋其漸言他事以亂其辭則其憚於自責

恥於下問可知矣尚足與有為哉

非謂有喬木之謂也

喬木是高大

有世

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

知其亡也 昔進令亡只

形容其速意

世臣累世動搖之臣與國同休戚

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

故國者非謂有喬木足以壯一國偉觀

之謂也以其有累世動搖之臣足以為

識是真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識是真

是不足有

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

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自今

為舍棄也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

始進賢人遲疑反覆

將使卑踰尊疏踰戚

尊卑以職位言疏戚

以情誼言踰即越也

就上二句註

如不得已言讓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

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

講 孟子曰用人而悔於後者皆因不能

謹之於始耳是以國君之

見其當慎

必親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

親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謹也

講 進賢也遲疑於進賢之際審之又審

又如吾之初心本不欲用

而勢之所迫不得已而用底一版所以如

此其謹者何哉蓋自用之而加以不次之

位也則謂之尊尊非其人則其勢必易以

賢之卑者是使卑者踰尊

賢自用之而寄以心腎之託也則謂之戚

戚非其人則其勢必易以賢之疏者是使

疏者踰戚而使尊尊親親之常禮則國君

進賢之始可不知所慎與

此所以進之如不得已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

恐有

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

恐有

國人皆曰賢

恐有

然後察之

察之是因其

見賢焉然後用之

用之置在

尊親之列

左右皆曰不可

不可是不

賢之人

勿聽

恐其

排擠

諸大夫

皆曰不可

不可是

賢之人

皆曰不可

不可是

賢之人

皆曰不可

不可是

賢之人

皆曰不可

不可是

賢之人

皆曰不可

不可是

恐有

排擠

諸大夫

皆曰不可

不可是

賢之人

皆曰不可

不可是

賢之人

皆曰不可

不可是

賢之人

皆曰不可

不可是

賢之人

皆曰不可

不可是

匪康通揚

劉之於民也

其在西戎不

敢寧居而治

田畝既富強

矣思和民而

顯其業乃選

武而獨可也

賊

湯放章旨○此章深為殘賊之君憂不重

白湯武無弑君之事

湯放章旨○此問便有下文可乎二字意

在不然放桀伐紂不待問而知其有也

臣弑節旨○可乎之疑緊貼湯武身上說

古來臣弑君者必加以大惡之名湯武行

之反以為聖人是世之所大不可者至湯

武而獨可也故問

賊仁節旨○賊仁將本心全壞了賊義在

事上說殘乃殘破之殘以誅字換弑字以

如不得已者何如有人於此左右近臣皆稱之曰賢恐其求容於近習未可信其賢也

人皆稱之曰賢其論公矣然猶懼其同流而合污也又從而察之果必實其賢也然後用之

無坑容也勿聽之在朝大夫皆曰不可恐其為私毀也勿聽之至於通國之人皆曰不可

世而獨立也必從而察之果親見其不可焉然後去之即屏之疏遠而不為刻也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

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國人殺見非出於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

賊

賊

賊

賊

賊

賊

賊

賊

賊

賊

以治玉也

禮王制為命 卿論秀士升 之司徒曰選 士司徒論選 士之秀者而 升之學曰俊 士升於司徒 者不征於鄉 升於學者不 征於司徒曰 造士大樂正 論造士之秀 者以告於王 而升諸司馬 曰進士司馬 辨論官材論 進士之賢者 以告於王而 定其論論定 然後官之任 官然後爵之 位定然後祿 之文王世子 篇凡語於郊 者必取賢敏 才焉或以德 進或以事舉 或以言揚

伐燕章旨○此章見取國當順民心宣王 意在取故先言勿取而後言取之孟子意 在勿取故先言取之而後言勿取宣王意 在天意幽而難知孟子決之人心顯而可 據文武二段是應他兩個或謂末節是答 他取之何如

齊人節旨○此句是春秋書法曰齊人見 齊非伐燕之君曰伐見燕有可伐之罪曰 勝之見齊非能勝燕燕自潰耳

或謂節旨○兩或謂皆記辭以勿取陪起 取之以人力轉出天意正見其當取也殊 不思乘亂倖取且不可謂之人况曰天乎

取之節旨○悅與不悅非在既取之後是 在先度定之意也引文武只微證驗不 必深為別白

以萬節旨○齊王有何仁政風聲先及燕 國而軍食壺漿以迎王師哉觀史記將軍 市被與太子平謀攻子之齊因而赴之以破 燕則軍食壺漿亦燕人自為內應耳豈有 他哉暗見得不是天意其曰益深益熱蓋 已窺見其將有殺父兄係子弟一段意矣 亦運而已矣此打穿後歷以教齊王勿取 也

救燕章旨○此章見齊兵當以仁意歸重 置君一向齊王與孟子謀殺兵尚欲得燕 孟于為齊王謀殺兵只是棄燕是動天下 以上告齊王所以招兵之由王速出令以 下代齊王畫兵之策

是任賢反欲其小如此則視 王任木之喜大怒小何如耶 ○今有璞玉於此 璞玉是借喻 雖萬鎰 雖字有不 必使玉人彫琢之 玉人對賢人說 彫琢對治國說

至於治國家 國家對 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何 異是何故不同 註 璞玉之在石中者猛二十兩也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不如愛玉也○范氏 教即上使字 註 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嘗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賢相遇自古以為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 此講 王之愛玉亦甚矣至於治國家宜不營治一璞玉矣使賢者以治國家宜不營使玉人治玉矣而王則曰姑舍女所學之仁義而從我則 耳 王之治國家乃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是愛萬乘之國不如愛萬鎰之玉 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必齊王嘗有此言故兩節提出 也王能反愛玉者愛國自不容不以任木者而任賢矣臣願王其熟計之 補 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必齊王嘗有此言故兩節提出 ○齊人伐燕

勝之 燕言 註 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 大亂齊人乘釁而伐之遂大勝燕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 取 勿取是安其境 或謂寡人取之 取之是收其版 五旬是五十日言不 待久舉即勝之也 人力不至於此 力指智勇之力 不取必有天殃 此指五旬言 取之何如 何如全是 註 以伐燕為 取之是收其版 指齊 伐萬乘之國 指燕 五旬而舉之 指齊 五旬而舉之 指齊

取之 勿取是安其境 或謂寡人取之 取之是收其版 五旬是五十日言不 待久舉即勝之也 人力不至於此 力指智勇之力 不取必有天殃 此指五旬言 取之何如 何如全是 註 以伐燕為 取之是收其版 指齊 伐萬乘之國 指燕 五旬而舉之 指齊 五旬而舉之 指齊

是也 指伐 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 此意 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指以服 註 商紂之世 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 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步哉 註 而燕民皆悅是天德齊也則順民心以取之古之人 有行之者武王因八百之人心以伐商是也使王取之而燕民有不悅是天不與齊也則順民心而勿取古之 人有行之者文王因有二之人心以事殷是也是則燕之可取不可取決之民心足矣紛紛論何足據乎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 之國單食壺漿 單食是飯 壺漿是湯 以迎王師 王師指齊 豈有他哉避水火也 水火比燕 如水益深如火 益熱 如是假如之如 見不可 註 單食壺漿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為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 益熱 益是更甚意 強取意 註 他人矣 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 註 心而欲得人心又當施 仁政今以齊萬乘之國伐燕萬乘之國為燕民者豈遂不可抗齊哉而乃單食壺漿以迎王師者豈有他哉特以避燕水火之虐而望救於齊耳王宜以仁易 暴拯民於水火之中可也若不順其心更為暴虐是以水濟水而水益深也以火濟火而火益熱也則燕民始而望齊之救者亦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焉得 有其國而君之哉王欲取燕 補 此處只是教他反 齊人伐燕取之 之字指土 諸侯將謀救燕 諸侯列國之君將是謀定 亦求所以得民心者而已 補 燕政以慰民望意 ○齊人伐燕取之 地人民 諸侯將謀救燕 而未舉救燕是欲復燕之

補 此處只是教他反 齊人伐燕取之 地人民 諸侯將謀救燕 而未舉救燕是欲復燕之

於得謂之子康公相成王主自陝以西諸侯封其子為燕伯其地幽州薊縣是也○按戰國策蘇秦在燕與其相子之婚而蘇代與子之交秦死齊宣王復用代代為齊使蘇秦謂齊王何如對曰必不霸不信其臣以激燕王而厚子之也於是燕王以國讓子之三

年大亂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伐之令章子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子之亡

袁聚何休云靈器禮腹方口圓曰壺穀水也飯也或曰酒也

救燕節首○取之是不用孟子之言將謀救燕謀已定而兵尚未加也諸侯亦非真救於郵郵之義特借以為名耳待之是問止兵之策不說諸侯多謀救燕而曰多謀伐寡人只見諸侯生心欲與寡人為難耳仍是戀惜燕國不令臣聞二句是綱領且虛說下二節詳言之

土地人民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多謀是計何以待之待是有備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七十指亳地言為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註千里畏人講齊人伐燕既勝之後不聽臣聞以七十里之小國而伐暴救民為政於天下而無與敵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之大國若齊顧憐焉謀所以待敵若是其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先征天下信之湯言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西夷北狄舉道以奚為後我奚何也以上民望之指湯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望雲是期其雨望歸市者不止歸市是以耕者不變耕者是以誅其君君以暴而弔其民弔撫若時雨降降下民大悅悅是悅書曰僕我后

後來其蘇此二句又引書曰僕我后其來使已得蘇也此言湯之講所謂湯以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觀於書之所言可見矣書曰葛伯無道湯一征實自葛始天下皆信其志在救民非為所以七十而為政於天下也講暴馬由是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怨之者皆曰東南西北均一水火中也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乎由書言

觀之可見湯師之未至也民之望之冀其來又恐其不來若大旱之時望雲又恐其竟也及湯師之既至也師行不擾而民晏然安之商安於市而歸市者不止農安於野而耕者不變湯於是誅其虐民之君而弔其被虐之民若時雨降於大旱之後民樂更生而大悅焉故書又有曰僕我后後來其蘇則其望之切而悅之深也何如哉湯之所以七十而為政於天下者此也○今燕虐其民見與葛王往而征之之字見燕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民指燕民水火單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老者係累其子弟幼者毀其宗廟毀是遷其重器遷是徙移重器是如之何其可也此緊頂天下固畏齊之彊也彊是強大今又

倍地倍地是齊國本大今而不利仁政指殺其父是動天下之兵也動是惹動天下講若齊以千里而畏人者果何故哉要亦不能如湯之師耳今燕暴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萬則燕之悅之而齊可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講虐其民與葛無異王往而征之亦與征葛無異燕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而單食壺漿以迎王師又何殊於雲霓之望乎使王之取燕能如湯之征萬有以慰其望則燕民悅而齊亦可以為政於天下矣乃若此殘耳今又併燕加一倍之地而不行仁政以慰燕民之望故諸侯之怨愈深伐齊之謀遂合是天下之兵王實有以動之也能不以千里而畏人乎○王速出令遠是重看令是反其旄倪此下三事即止其重器謀於燕眾謀議也眾指燕置君而後去之置君是更立賢君則猶可及止也止其父兄臣庶言也此謂所廢各之老小

寬

兩氣成虹朝

陽射之則在

西夕陽射之

則在東李公

雲曰虹見則

雨止蓋天地

之淫氣而爾

雅謂雲出天

之正氣寬出

地之正氣怒

亦難據

鄭穆公

穆公姓晉子

孫出自顯帝

五子安之後

武王克商封

安之苗裔曹

挾於邾為附

庸後從齊桓

公尊周進齊

為子鄭與曹

世為仇敵及

穆公改邾為

鄒

倉庫

倉所以儲粟

庫所以藏米

周禮地官倉

也猶向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

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

不勝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

如之何則

也猶向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

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

不勝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

如之何則

也猶向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

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

不勝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

如之何則

也猶向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

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

不勝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

如之何則

之數以待國之匪頑調賜稍食

滕文公

滕文公曰滕章章曰此章見人君當為善以自強

王封於滕傳築薛節旨此築薛之狀其意似欲遠避

至文王厥後故下節以遷國告之

昔者節旨引太王事乃寬慰滕文之辭

周所滅其地非擇而取句須照遷岐開王業說不得已

今山東廢縣三字便見遷非有國者之常法

薛任姓侯爵黃帝之苗裔

莫仲也之句承上太王避狄言君子二

後今徐州滕之業為之自我謂之創垂之於後謂之統

應為善說成功則天應子孫有王者說強

為善即所以愛民也國小鄰強為善有許

多難處故下一強字而已矣者見此外別

無自立之策

珠生於大海

變是開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

守言為守正教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

他此處着力註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

問而告以遷國是權策第三章又問則合遷國守死而請其自擇也

則可免併吞註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講

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

言非擇岐山可以興王不得已也見其偏註邠地名言太王非以岐下為

擇而取之乃迫於狄人荀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

君子之指人君創業即是創為善之業以此業垂於後則為統

為善而已矣強其勉強為善應上註創造統緒也言能為善則如太王雖失其地

何則但強於為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見講荀君能修德行仁以為善則如太王雖失其地

失其正令後世子孫可繼續而行之耳若夫成功而致王則天也人豈可必乎且以君今日之補

勢如彼齊之強何哉則但勉強於為善使其可繼以俟命於天而已矣何必為無益之恐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

如何可免免陵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

故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

之曰者老邠民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

害人養人指土地害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

去邠踰梁山邑子

中乃蚌蛤胎也坤雅云龍珠在頷綴珠在皮蛇珠在目龍珠在足蚌珠在腹管子曰玉起於萬山珠起於赤野先王以珠玉為上幣

程氏云邠在岐西北二百五十里自北而南二百三十里為奉天縣有梁山太王當日必踰此山然後可以遠狄患岐水在梁山之南循水西上可以遠岐所謂率西水許至于岐下也

魯平公魯平公名叔

平公於齊宣王會于鳧繹山下樂正克備道孟子於平公曰孟子私淑仲尼其

也仁人向重仁政感人有素上臨時仁言帶說呂氏言去邠前如何善善論梁時如何約束邑岐時如何經營事出萬金方是太王之遷

或曰節旨○此仍前章告以效死一說乃其正也諸侯以保社稷為孝有何可遽註先人所受而世守之受是受於天子效死勿去宜補入前章愛民意

君請節旨○孟子首言則有一焉蓋守是一定之策對遷言則有二二者之中卻以死守為正須抑揚說又呂氏云或遷或守必有一番經濟實學在只要自問何如

魯平章旨○此章見君子出處在天不在人前二節是孟子將有所遇而阻於人後一節因有所告而歸諸天以天字作主壓倒廢人當與公伯寮章參看

魯平節旨○君已將出有司豈得未知所之倉特伴為不知者而請以沮其出耳將見孟子四字中有多少強周勉放意思在臧氏護口方敢乘間而入何哉是驚怪之辭二字直貫到後喪踰前喪句住輕身匹夫本是閭主所愧倉即從此刺入所為以為緊相呼應儼然命以君無見焉非其慶之甚何至無忌憚乃爾一諾字應聲如響有愛晚意有信服意有畏懼意

入見節旨○直稱孟軻君前臣名也公不曰倉告而曰或告諱其姓名所以為慶也前以士四句不是問辭乃是折倒平公語三鼎五鼎正填實上面士與大夫之禮蓋凡初喪未葬前皆有祭故舉以為言因貧富為厚薄言外正見得是因時順理之禮隨事制宜之義

岐山之下居焉邑是作都邑邠人曰仁人也仁人指平日有仁政說不可失也言不可舍去從之者如歸市從是從太山連岐如

歸市形其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踴躍之象註以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眾而爭先也講滕文公問曰滕小國心竭力以事齊楚之大國則不得免其侵伐

自盡之道焉耳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始事之以皮幣意其欲我財帛也而不得免焉繼事之以犬馬意其欲我走獸也而不得免焉終事之以珠玉意其欲我貨寶也而不得免焉乃屬其國中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非皮幣犬馬珠玉而在吾土地也夫土地本生物以養人我若以土地之故而爭之則不免於殺矣吾聞之也君子以愛人為心不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而吾能忍之乎汝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而不死於難則汝等皆有君矣於是去邠國而踰梁山之險作邑於岐山之下居焉邠人自相謂曰吾君思德素深蓋仁人也有君如此奚忍負之相率以遷不可失也但見邠人之眾爭先而從之者如歸市焉此遷國圖

○或曰世守也世守如言世代相傳非身之所能為也為字作專字看效死勿去是效死註又言存之策已試於文王者如此

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已所能專但當效死守之不可講或人又曰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吾身之所能專為也但當效死守之國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講存與存國亡與亡不可舍之而他往也此則守正侯死之義有得於人言者如此

君請擇於斯二者斯二者指遷國守死言註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侯死者義也審已量力擇而處得已也然無太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去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為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講由太王之遷國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為儀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講圖存者觀之則民為重社稷為輕一時之權也由人之守正侯死者觀之則社稷為重君為輕萬世之義也君請審已之力觀勢之便擇於斯二者而取其一焉可也此外則僥倖苟且之策豈吾所能及哉

○魯平公將出平公景公將出是欲出而見孟子嬖人臧倉者請曰嬖人是倖臣臧姓倉名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命是告有司掌車駕者之往也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不知所之敢請是究其何所往公曰將見孟子此直告以所之處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何哉有怪問意先是先加禮也匹夫指孟子以為賢乎賢以禮言禮義由賢者出倉所認禮義就節節人事裁度人情曲盡厚薄一致說非中正之禮義也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言無輕身往見公曰諾乘輿君車也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講魯平公問樂正子

而見孟子有嬖人臧倉者伴為不知而請曰人君一出入甚不輕也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誠重之也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不知所之又何其輕也敢請所之公曰吾將往見孟子臧倉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加禮於匹夫者無乃以孟子為賢乎夫賢者舉動必循乎禮作事必合乎義是禮義必由賢者出也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厚其母而薄其父吾不知於禮義何居也馬

○樂正子入見曰入見是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是詰其不見之由曰或告寡人曰或暗指臧倉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此明答以不見之由曰何哉君所謂踰者何哉是詢其何者為厚母薄父之說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三鼎是魚豕腊

新四書補註精旨

上孟卷一

十四

上海共和書局藏版

德足以輔世
長民其道可
以發政施仁
君何為不見
乘輿

陶唐氏始乘
形車白馬則
車駕之始也

○人君乘車
駟馬動則鳴
鳴以應行節

○天子駕六
馬頁書云若
朽索之馭六
馬

樂正子
樂正姓也子
通稱也名克

按樂正是樂
官之長者

先世曾作樂
官子孫遂以
為姓如司馬

亦是因官為
姓也○陶淵
明云樂正氏

傳春秋為道
為屬辭比事

之儒

鼎

說文云鼎三
足兩耳和五
味之器也銅
鐵等物為之

克告節旨○小人一言即挽其見賢之轍
君子再辨不能釋先入之疑倉方謂權可
尼人矣向樂正子又歸答焉故孟子指出
天字以曉之行止以道言使尼以人言兩
或字有莫之為而為意便會得天在二句
重止一邊孟子之遇不遇治亂興衰之所
以係天實為之非人所能也夫何怨尤之
有

五鼎是羊
豕膾魚膚
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
此句指
葬母說
曰非所謂踰也
此句緊接棺槨衣衾之
美來言此不足以為踰

貧富不同也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
君為來見也
來見指乘
輿已駕
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
是以字有尤人意
不果是猶豫不決
曰行或使
之
行是得君而仕
使是薦舉意
止或尼之
止是不得君而
用尼是阻抑意
行止非人所能也
言非人所
能使與危
吾之不遇魯侯
遇指君臣道合
諫行言聽說非
一見
為遇也
天也
天以氣
數言
臧氏之子
此句以
人言
馬能使子不遇哉
見由於天而
不由臧倉意
註
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
行必有入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
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
倉之所能為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可及也
君意其言是以不果來也孟子援天之言之曰凡人道之行也或有人先容而使之其止也或有人沮抑而尼之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在而非人
之所能使亦非人之所能尼也今吾之不遇魯侯不得以行吾道者乃氣數之否天未欲早治天下也彼臧氏之子特人耳馬能尼之而使子之不遇哉

當路章旨○此章見孟子有王天下之譽
而不屑霸顯也王以德為主時勢輔之管
晏有時勢而無德文王有德而無時勢以
齊王則以德而乘時勢故曰猶反手前六
節卑霸顯以崇王道下俱明王齊之所以
易也

當路節旨○齊宣慕桓文而曰可得聞且
慕管晏而曰可復許皆震望不可必之辭

子誠節旨○丑原齊人既在門牆宜知識
高大不囿於齊俗也誠齊人重在箇誠字

有鄙夷他意亦有憐憫他意

或問節旨○引曾西見管仲事功為聖門
弟子所羞稱也故只是畏敬非必畏之為

不敢及或人初疑曾西於子路因其不敢
當始及管仲玩然則二字亦知管仲不及

子路也其識高且一層未但知曾西耳得
君三句將專與久兩路相形正見無解於

功烈之年重功烈卑句重言曾比子者耻
見與比之甚也註不知王道而行霸術足

預透下意宜渾

不為節旨○要見得孟子與曾西同一淵
源為我願猶云替我願上可復許從孟子

說故許為自期此為我願從且說故願為
相望獨言管仲對或人之問以該晏子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
操政柄管仲晏子之功
可復許乎
註公孫丑
孟子弟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
操政柄管仲晏子之功
可復許乎
註公孫丑
孟子弟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
操政柄管仲晏子之功
可復許乎
註公孫丑
孟子弟

子曰子誠齊人也
誠是真言其
圓於功利也
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而已矣見此外絕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
講孟子因鄙
之所知者管仲晏子也子誠齊人也亦惟知有管仲晏子而已矣外此
而聖賢之學術事功高出於管晏之上者皆所不知也非誠齊人而何
賢就人品
高下說
曾西就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
所畏指學
問造詣言
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
然字承
上不敢

以其節首○說謂顯以解功烈不卑意能左右之曰以兩以字重看前可復許是疑其不能此猶不足為是訝其不肩

公孫丑 陶淵明云公孫氏傳易為道為潔淨精微之儒

曾西 曾西字子西子夏以詩傳申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曾西之學於此可見

湯之孫太甲 放桐復毫增修祖德諸侯咸歸號為太甲太甲五世至太戊時伊陟為相有祥桑生于朝七日大拱伊陟曰妖不勝德君之政有闕與太戊於是修先王之政三日而祥桑枯死并有巫咸

文王節旨○通節備言文王興起之難以發明文王何可當一句由湯至難變見人心戴湯之舊武丁至猶有存者見商豈遺澤之遠又有至輔相之見眾賢維持之力故久句總承上三層言時之難尺地至方百里起言勢之難是以難句統上時勢結佳但時勢至下節方點出此宜虛含武丁一段獨詳者蓋武丁是六七作末底一人正商家興亡分界處特鋪張中興之盛以引起紂來不重武丁在上為風在下為俗曰故曰遺曰流曰善則皆本商先王身上來滙參云時勢雖是微分然亦層遞相承說下當以時為主統觀後數節自見

齊人節旨○此節承上起下借齊人點出時勢二字可見齊人亦有知時勢而為言者乘勢待時為有智慧懿基也勢易以齊力量言時易以天下機會言

夏后節旨○此重在勢上以地大為主有其地因以有其民也盛字重看言三代盛

比予於是 孟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變不安貌先子曾子也魏怒色也曾之言則也列猶先也桓公獨任管仲四

其見於事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其獨不聞曾西與或人問答之言子者者或哉管之御者子路則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言人問於曾西曰吾子自視與子路孰賢曾西以其擬已太卑雖然怒而不悅曰吾雖不敢比子路爾何曾比子於管仲管仲為桓公獨任所尊為仲父其得君如彼其重也且執齊國之權四十餘年其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既專且久宜其所成就者大矣願為曾西征伐不過假仁假義其功烈如彼其卑而無足觀也爾何曾比子於是哉

我願之乎 管子以其君霸 晏子以其君顯 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且以文王之德 然後大行

年而後崩 今言王若易然 則文王不足法與 武王周公繼之 然後大行

當也 由湯至於武丁 賢聖之君六七作 猶運之掌

下歸殷久矣 久則難變也 武丁朝諸侯有天下 猶運之掌

比予於是 孟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變不安貌先子曾子也魏怒色也曾之言則也列猶先也桓公獨任管仲四

其見於事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其獨不聞曾西與或人問答之言子者者或哉管之御者子路則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言人問於曾西曰吾子自視與子路孰賢曾西以其擬已太卑雖然怒而不悅曰吾雖不敢比子路爾何曾比子於管仲管仲為桓公獨任所尊為仲父其得君如彼其重也且執齊國之權四十餘年其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既專且久宜其所成就者大矣願為曾西征伐不過假仁假義其功烈如彼其卑而無足觀也爾何曾比子於是哉

我願之乎 管子以其君霸 晏子以其君顯 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且以文王之德 然後大行

年而後崩 今言王若易然 則文王不足法與 武王周公繼之 然後大行

當也 由湯至於武丁 賢聖之君六七作 猶運之掌

下歸殷久矣 久則難變也 武丁朝諸侯有天下 猶運之掌

也 運掌是 言其易 猶有存者 又有微子微仲 王子比干箕子 膠鬲

又有微子微仲 王子比干箕子 膠鬲

王子比干箕子 膠鬲

膠鬲

膠鬲

膠鬲

膠鬲

膠鬲

商道復興號為中宗太戊三世至祖乙賢為相因河決去毫遷耿諸侯賓服天下太和祖乙六世至盤庚取都河決自取遷殷作書三篇教諭臣民行湯之政商道復興盤庚三世至武丁得良弼成維維伐鬼方商道中興號為高宗

仲名衍微子之次子也長子早亡生子名膺當時微子出地仲微父爵禮云微子舍其孫膺而立行是也厥後繼封宋公終身止稱微仲忠孝之義也謂仲為微子弟者

時尚然居民稠密又其最可幸處蓋若地則有財有民則有兵地廣則財富民眾則兵強所以舉事最易而不改請住謂不改而已辟已聚矣行仁政亦本勢說蓋乘強之勢利用恩也此二句與下文飢者二句相對

且王節旨○此與上節分時勢看一互字折下宜重時邊謂有這般時又遇這般所以不待深仁厚澤而即可致王飢者二句是喻正形容世燁光景易為為字屬與飲食者身上說仁政須補在飢者渴者上致王須補在易為為食飲

孔子節旨○此引證德行本速也上兩節雖言時勢之易然一曰行仁政而王一曰易為為食便見歸重德上孔子專言德行之速末須找轉時勢以通前後血脉

當今節旨○此總上三節而申結通章也當今之時應王者不作節萬乘之國應夏后節倒懸須是仁政解行仁三句應德行速節此所以事半功倍反手王齊而非文王可比也惟此時為然有千載一時意豈屑區區管晏哉

加齊章旨○此章以不動心為主所以不動心由於知言養氣而知言養氣卻從願學孔子來分四段看首節至守約也大際言不動心之有道敢問節至反動其心專言告子不動心之失惡乎長節至從吾言矣言已不動心其得力在知言養氣率我節至末言願學孔子乃不動心所宗主也孟子之學以窮理集義為始窮理故能知言集義故能養氣此所以當大任有不動心之效

加齊節旨○五疑孟子不在事功而在心學孟子示以不動心之有素見其心定於

賢人也賢以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之指天尺地莫非其有也言土地一民

莫非其臣也言人民一統兩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猶由通百是以難也是以字雖與然而字當猶

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故家舊臣之家也孟子曰文王之德至盛何可當也但其所以難王者夫亦所遇之難耳商業始於成湯由湯而久則思慕之情深其心難變而之他故當武丁之時國運雖衰王業未改一如振作赫然中興遂能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學也紂之去武丁之世高未久也其在下則舊臣之故家前民之遺俗其在則昭代之流風本朝之善政猶有存而未廢者且貴戚之卿又有微子焉微仲焉箕子焉其姓之卿則有膠鬲焉此五人者皆有德之賢人也相與同心匡救以輔相之故紂雖無道國不遽亡必待日久而後失之也是文王所遇之難如此況當紂之時依然一統之天下尺地莫非商之有也一民莫非商之臣也然而文王僅守侯邦猶方百里起焉是文王所處之難如此是以終不能成一統之大業而致王若斯之難也孰謂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勢是事機雖有鎡基鎡基未不如乘勢利便所在雖有鎡基鎡基未不如乘勢利便所在雖有鎡基鎡基未不如乘勢利便所在

如待時照註作耕種時今時則易然也今時作今日對文王看易兼時勢言謂耕種之時夫觀文王之事則致王誠係乎時勢也齊人嘗有之勢不得其勢則智慧將安施乎人之治田也雖有鎡基之備不如待其可耕之時不得其時則鎡基將安用乎吾謂以齊王猶反手者亦以今時之時勢則易然也豈若文王所遭時勢之難哉

地未有過千里者也地以王而齊有其地矣指千里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達廣遠也此舉其而齊有其民矣即千里地不改辟矣改是更圖民不改聚矣聚是行仁

政而王仁政是愛莫之能禦也是不能止註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也

且王者之不作且字連上意未有疏於此時者也疏是間濶之久此民之憔悴於虐政

未有甚於此時者也甚極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易為飲食喻不待深

註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甚矣

孔子曰德之流行德即速於置

郵而傳命速以及人言馬遞曰置步註置驛也郵駟也所以傳命

夫時勢固易於行仁而仁政之行本自速者孔子有言曰德化之流

速於置郵而傳命

夫時勢固易於行仁而仁政之行本自速者孔子有言曰德化之流

速於置郵而傳命

夫時勢固易於行仁而仁政之行本自速者孔子有言曰德化之流

速於置郵而傳命

膠高

膠高殷賢人也遭殷末之亂

文王舉之於殷及武王伐紂至鮪水紂使膠高候周師問曰何日

至武王約甲子至殷郊後值天雨疾行不輟軍士皆諫武王曰吾

已約膠高矣甲子不至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其死矣克殷武王問膠高之

所以亡對曰王欲知之請以日中為期

後弗至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以

其王惡告高不思為也

楊慎曰置有安置意猶今制云日行一

程郵有過而

用世之先也四十不動心即孔子四十不惑淵源於此可見註恐懼感即是動心

處

若是節旨○孟貴以力孟子以心故註下

一借字因孟貴引出一言子乃與孟子異

者為後文辯駁張本一先字便見不難但

在告子則強制耳不必因以為罪案也觀

顏子可想見矣

行道之速如此而況○當今之時此言萬乘之國

勢易行仁政之流行民之悅之猶解倒懸

也此在歸故事半古之人

事是行仁之事古人指文王半謂不必百年繼世

功必倍之

功必倍指反可手惟此時為然

此言德

若以當今易為飲食之時而兼齊于里萬乘之國則既有其時又有其勢於此而行仁政之德則民之悅之猶解

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

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講

若以當今易為飲食之時而兼齊于里萬乘之國則既有其時又有其勢於此而行仁政之德則民之悅之猶解

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

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講

相卿相見任得行道焉

道是幼學壯行之道

雖由此霸王不異矣

由此指得位行道說霸是實業

如此則動心

否乎

動心指心中擔當不起有所疑懼

孟子曰否

動心我四十不動心

見生平涵養已到此非臨時把持

此亦有其時其勢既易德行自速是以用力少而成功

多也齊王反手豈虛語哉而子乃以管晏為我願之乎

補

何此瞻曰他處故字不過承上語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

若是指不動心於大任說孟

賁是相去之遠

曰是

不難

是字指

告子先我不動心

先我指未

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難也

講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

若是指不動心於大任說孟

賁是相去之遠

曰是

宮黜之養勇也

養是養

不膚撓不自逃

二句正畫出無人敢當光景勿作被

刺而不撓不屈只是斷不受刺之意

思以一毫挫於人

思是心

若撻之於市朝

撻是鞭撻市

不受於禍寬博

不受是不受

亦不受於萬乘之君

萬

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

褐夫賤者

無嚴諸侯

申上三

惡聲至

惡聲是逆

必反

不留意猶令
制云倍道兼
行言速馳也

孟賁
孟賁人水
行不避蛟龍

陸行不避虎
狼發怒吐氣

聲震動天力
能拔生牛角

秦武王好多
力士賁往歸

之尸子云人
謂孟賁曰生

乎勇乎曰勇
貴乎勇乎曰

勇二者人之
所大難而皆

不足以易勇
此其所以能

懾三軍服猛
獸也

北宮黝
氏族略云北

宮氏姬姓衛
之公族也

禍
大寒者利短

禍
禍幽風無衣

無禍何以卒
歲

反指臨時但本於平日所為耳縮不縮以
理言揣與往指氣言自反不縮設言以起
下段揣非怕禍夫怕我之不縮也自反而
縮下文直義之說本此吾往凡以一是焉
眾非一正抗邪邪皆是

守氣節言○上句守字做住舍之所守非
真能約也氣而已矣前守約是已與人之
辨此守約是理與氣之辨此約字不對上
句氣字對前守約看此氣字亦與浩然之
氣不同然聖賢究同此氣所別者惟循理
之養耳知勦舍則告子亦可推矣知曾子
則孟子亦同道矣

敢問節言○丑不知以勦舍例告子以曾
子例孟子故有此問孟子只述告子之不
動心者而論斷之亦就見得已之所以不
動心也告子四語即他不動心之法只在
一心把定言與氣皆不理會也言是已之
言不得者如言性不曉性之理此其病由
心中義理不明不得於心亦由氣之應接
處失其道故皆不可以不求可是姑可即
急於本非真能持志之也夫志以下正
破勿求於氣之說須側重氣邊若不得於
言二句則有不可二字斷然此後不復致
辨帥與充言其兩也至與次定其分也惟
帥故為至惟充故為次惟至故當持惟次
亦當無暴意自一事變心言志者志是心
之動而有所向於帥守切耳體之充者謂
氣乃體之所以充周揚謂要見能輔志意
若卒徒單弱則主帥無衛矣至次不分先
後則貼緩急說持志對不得於心無暴對
勿求於氣內見外本末當交相培養也

量敵而後進
量是料度
慮勝而後會
慮勝是思慮
是畏三軍者也
三軍指
舍豈能為必勝
敵入說

故能無懼而已矣
無懼者惟盡力向前
正視不勝猶勝之意
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講古又
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
而孟施舍守約也
守約不可者實說只
發求人不若求己意
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
於黝為得
講即二子之氣象而擬之夫豈無所似乎孟施舍以無懼為主則專於守己氣象有似於曾子之反求諸己北宮黝以必勝為主則務於敵人
其要也
講氣象有似於子夏之篤信聖人夫黝舍二子皆與氣之勇固未知其孰賢然而論其所守則孟施舍之無懼比於黝之必勝其所守為得其
要約
補也字最妙似者似是非而非
也
只為告子似孟子故耳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
自反而不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吾不憚如云
我豈得不憚
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守約主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
講觀此則孟施舍之氣象雖似
固未嘗反之於心以自備其直與不直也其約也但約於黝耳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以縮不縮為勇怯
所守尤得其要約也蓋氣有時而或屈理則無往而不伸此曾子以理為主而不動心者非九得其道者哉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

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
是究其所
以不動處
告子曰不得於言
此下四句孟子述告子之
言不得是不明所言之理
勿求於氣
勿求於心
勿求於氣
勿求於心
勿求於氣
勿求於心

不得於心
不得是應事
與心不相安
勿求於氣
惟恐心為氣動
不更求助於氣
夫志氣之帥也
帥指為一氣體
身之去言

夫志至焉
至以其分之常尊
氣次焉
氣以其機之共濟
故曰持其志
持即敬以
直內意
無

暴其氣
無暴即義
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謂告子之言又斷以已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
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

勿求於氣內見外本末當交相培養也

既曰節言○上言次者即次之謂且說次字為後字故問而壹字兩動字均為不好字眼壹動氣言志向偏任則亂使氣也此句輕帶下句為主一也字拖下蹶者之氣與蹶者之氣不同蹶無心趨有意氣壹動志該得廣不止於蹶蹶只借此粗且顯者只個樣子耳

惡乎節言○且既知告子之失而未知孟子之所以得故問焉孟子告以知言養氣

只以成德言不是說做工夫兩我字正與告子對格物則能知言誠意則能養氣知

言以開其先養氣以培其性二者不動心之大目也養氣工夫雖在下然因知言而

心無所疑因養氣而心無所懼卻是本文正位註是非以義理言得失以利言言微

大言其體流行言其用

難言節言○且置養善不問而問浩然之氣是問其體段光景難言覺十分微妙大

費形容下至大二節正說所謂浩之氣集義二節方說所以善養

至大節言○此是言氣之體段如此至大

橫說便是盛大至剛豎說便是流行兩至

字見難言處體段猶云形後模樣非體用

之體直養又要無害是兩層剛大人所同

具未便見得塞天地必借直養無害者身

上指出塞於天地何業不立何功不建有

創革性我意自與首節得行道焉相應

配義節言○此是說這氣可將如此用配

義與道乃上節剛大塞天地之實落處義

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意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為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

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

之不動心當觀其言告子嘗曰吾有所言而於理有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勿求其理於心若求於心則心反為之擾矣吾有所為而於心有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勿求其助於氣若求於氣則心反為之役矣此告子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今自其言斷之心本也氣末也既有未本之分則有緩急之序彼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若言外也心內也彼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要其極而論之則不可者固不可而可者亦未可也何則夫氣運於一心主子氣而為氣之將帥也若夫氣則為百體之所充滿而聽役於志者也夫志既為氣之帥則以志使氣為極至者焉氣既其體之充則以氣擬志即次於志焉吾故曰人當敬守其氣使

補 呂氏到不得而後求已是補救未著况

足以為氣之帥又當無暴其氣使其體可也彼告子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者夫豈可哉

既曰志

至焉氣次焉 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 何也正是疑志當持而氣不必養意

氣 志在行事便叫做壹 氣壹則動志也 氣在行事亦叫做壹 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此正申氣壹

講 且未達志至氣次之說又問曰夫子既曰志至氣次焉則志重氣輕算持其志可矣乃必專言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且蓋不知孟

者什九氣動 講 子所謂次者乃即次之之謂非後而輕之之謂也故告子曰志氣本足相須持養不可偏廢如志之所向專一則足以動氣而使之從然

志者什一 講 子所謂次者乃即次之之謂非後而輕之之謂也故告子曰志氣本足相須持養不可偏廢如志之所向專一則足以動氣而使之從然

氣之所在專一則亦足以動志而使之馳也今夫人之顛蹶者趨走者是氣之一也而

反能震動其心而使之不寧焉此氣壹動之驗也故志必當持而氣又當無暴也

補 此節正說無暴其氣緣故亦重氣一邊朱子曰志動氣是源頭

敢問夫子惡乎長 曰我知言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氣也 此言氣之模樣 至大至剛 作至剛是自強不息 以直養而無害 直養即自養而縮與下集義對 則塞于天地

塞天地
太初氣之始
也清濁未分
大始形之始
也清者為精
濁者為形太
素簡之始也
已有素樸而
未散也二氣
相接剖分
離輕清者為
天重濁者為
地

起來意下文集義是平時工夫此配道義是卒然臨事配字倒互不得無是也反

是集義所生者
義不及道者道體也義用也言用則體在其中體上無做工夫處故只說集義氣之生由積漸致義氣而取者只是些客氣不久則消也行有不慊向跟集義說義是注中一有不合乃對集義而言若龍前何從語此哉集義必先精義告子不知義外義只是將義屏除去并非義氣取者也

必有節旨此正言善養工夫只在義上著力不在氣上著力有事而勿正善氣之始事勿忘勿助長善氣之終事玩註其或末死四字可見惟其集義所生故當有事勿忘惟其非義氣而取故當勿正勿助上截有事是主勿正是輔味必字而字可見下截勿忘是張勿助長是禽味註但當不可字可見總申直養無害一句勿忘勿助事勿助長承勿正就上二意說進一步耳引宋人一段甚言助長之為害蓋助之心生於正而助之害甚於忘也天下之不助以下俱自善氣者說卻帶定喻意發明其害甚於忘處痛切言之以為善氣者戒說約云養氣知言兩處結尾俱要回顧不動心之旨

之間 塞充滿也塞天地只是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吾身正氣相為流通意言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天一人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矣夫地一為私意所蔽則欲然而餒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足時講姑以其體段言之彼天地有正氣而人得之以生其為氣也至大而不可限量至剛而不可屈何者非吾氣補劉士玉曰以剛大塞天地明浩然是本意但非直養無害如何見得中間雖扼重此句仍是虛舉下集義有事之運用耶補方善言宜要知直字即曾子縮字但縮字在臨事自反說此在始終一直上說即下所行合義無不慊於心○其為氣也此

配義與道 配即夾持意此無是餒也 是指浩然之氣餒是體 配者合而有功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講誠能養成此氣則其功用果何如哉吾知其為氣也養成之後人知奮勇往配合乎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講道義而為之助義所當為者氣即輔之以為道所當行者氣即輔之以行也若無此氣則體有不充雖道義之所在亦將餒焉而疑懼不決者矣補上其為氣項浩然來○是集義所生者 是與非對集義漸集而成多意生是從內生出來非義襲而取之也

外之也 外義是告子病根正與孟子相反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合於義也龍掩取也如齊侯獲魯之龍言氣雖可以合乎道義而其養之始乃由事皆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而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其理乃曰仁講然氣固足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也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為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活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講始當何如以為功哉是必由一事之合義積而至於事事皆合義則得反常直此氣自然發生非由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取之也若所行一有不合於義則自反不慊於心氣即因之以餒矣大集義則心慊而氣生不集義則心不慊而氣餒義之非在外也明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正以其不求義於心而以義為外也安能集義以生活然之氣哉補朱子曰是字與非字應襲字與稊字對生是裏面生出來是外面取來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即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即是不合於義故外義而不求○必有事焉而勿正 有事是此外無他事可字可見總申直養無害一句勿忘勿助事勿助長承勿正就上二意說進一步耳引宋人一段甚言助長之為害蓋助之心生於正而助之害甚於忘也天下之不助以下俱自善氣者說卻帶定喻意發明其害甚於忘處痛切言之以為善氣者戒說約云養氣知言兩處結尾俱要回顧不動心之旨

心勿忘 頂必有勿助長也 頂勿正說蓋期效不得自必矯揉以助之其尤大也下詳言之○無若宋人然 無若是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大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往視是疑其未必然苗則槁矣枯死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此句自養以為無益而舍之者舍之之其未必然苗則槁矣枯死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此句自養以為無益而舍之者舍之

不耘苗者也 不耘苗是喻辭見無害於氣之甚意助之長者 之字指揠苗者也 揠苗亦是喻辭 猶言斷喪其氣 非徒無益 無益者只生不敢向前做事一遇挫折便餒不能培養起來且連浩然之體皆斷喪了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事事而不可作為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所作為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揠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強制其心則必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

知言節旨此節上四句因言以知心其下四句因心以知其害然因心知害就在因言知心時知之故總謂知言淫邪道皆起於說而離窮皆由於蔽四者各相因一

步深一步言形於外故以病言心存於中故以失言要着四所字誠有許多樣說蔽亦有許多樣蔽如楊之辭蔽於為我知所蔽在見義而不見仁墨之辭偏於兼愛知所蔽在見仁而不見義淫邪道亦然心之失一路發於言一路發於政事此章先政後事是自大綱而自節日後章先事後政是自幼而至著須知政事之害亦被淫邪道之言害之聖人二句只縮心至四句孟子子知言之學所以排羣言而獨據聖宗處提出聖人二字深意自見

宰我節旨此以後因且提出一聖字為問故下只發明願學孔子意蓋為說辭大際只是善辨靈靈中理也善言德行則所言皆是自已分上事也善言字輕德行字重二段要見不能彼此相兼引孔子辭命不能句正見得兼之之難不得認真孔子不難也夫子既聖此且推尊之辭

曰惡節旨通節注專夫聖孔子不居句以明已之不敢當我學尚須粘聖字說言學聖之道不厭以聖之道教人不倦也智仁是全體不厭是一事以其不厭知其智以其不倦知其仁兩也字當如此體認仁智兼全豈不既聖孟子不敢當而又引孔子之言便隱然有願學意了朱子曰中庸成己仁也是體成物智也是用此學不厭智也是體倦不倦仁也是用

竊聞節旨此且歷舉聖賢所造以探孟子之所安一體是聖人之分派源流最親已非小可具體是聖人全體備具又不一體矣且俱作贊辭微字及帶說如顏子

而又反講夫氣由集義而生其用功當何如必孜孜焉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氣之致久之當自充也其或未充則是集義之功未至但當勿忘所事其害之矣心只管集義切不可作為以助氣之長也此則氣得所養而又無所害謂非集義養氣之節度乎然正助之害視忘其有事者為尤甚養氣者慎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拔之使長者乃芒芒然昏昧無知而歸謂其家人曰予今日過勞而病矣子用力以助苗長矣其子心有所疑趨而往視之其所揠之苗則已槁矣是宋人助長之弊如此今天下之養氣者不為宋人之助苗長者實莫被以氣為無益而舍之不養者猶不耘苗者也未甚害也至於助之長者正如揠苗者也非徒無益於氣而反害乎氣矣知助長之害則知當集義而不當義襲矣吾之所謂善養浩然之氣而異於告子者以此○何謂知言是就知言言之實曰說辭知其蔽說者一

半蔽是心中淫辭知其所陷淫是其說泛濫而無涯陷是心陷深處不出也邪辭知其所離邪是連半邊理都違失離是心中叛去正道也道辭知其所窮道是別換話頭以支飾窮是心屈於理鬼神也害於其政政是事發是見害於其事事即政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吾言只指生心害政四句註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說偏蔽也淫放蕩也邪僻也道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

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乎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見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為善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講五又問曰養氣之說既預命矣敢問何謂知言孟子曰人之有所蔽故其辭說也說之不已至於放蕩是為淫辭吾則知其心有所陷故其辭淫也淫之不已至無正說是為邪辭吾則知其心有所離故其辭邪也邪之不已必變其說是為道辭吾則知其心有所窮故其辭道也抑不特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已也又知蔽陷離窮之失既生於其心必且害於其政而大綱因之以壞矣既發於政必且害於其事而節目亦因之俱壞矣然害也乃必然之理雖後世有聖人其復起亦必從吾生心害政發政害事之言矣吾所謂知言者如此彼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則已之言且不能知其何以知人之言也哉

為說辭善說辭是言合於理而足以達意屬知言邊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善言德行重德行不重善言屬養氣邊孔子兼之之字指說辭德行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辭之辭命命令總然則夫子既聖矣乎然則總承知言養氣孔子兼之此一節林氏以

問是也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者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能善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也講丑聞孟子知言善氣之說遂以聖擬之曰首孔門弟子若我子貢則蓋為說辭之外有所兼也若冉牛閔子顏淵則善言德行然而已講不能於德行之外有所兼也惟孔子言足為經行足為法既兼乎數子之長而猶自謂我於辭命則不能也今夫子既自謂我能知言善氣則兼言善氣而

則兼言善氣而曰惡是何言也是字指既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聖以道全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是不敢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此句將自已與聖離開說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是不厭從教不倦仁也是不倦從仁且智且字見夫子既聖矣既聖謂為聖有餘夫子既聖矣此三句是子貢說夫子既聖矣此三句是子貢說

是兼言善氣而曰惡是何言也是字指既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聖以道全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是不敢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此句將自已與聖離開說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是不厭從教不倦仁也是不倦從仁且智且字見夫子既聖矣既聖謂為聖有餘夫子既聖矣此三句是子貢說夫子既聖矣此三句是子貢說

猶復思勉再閱尚多滯形迹是也

姑舍節旨(舍字對安字看姑字甚不是不欲以此自限意勿取諸賢願學孔子已

伯夷節旨(伯夷字看伯夷字甚不是不欲以此自限意勿取諸賢願學孔子已

居不居即是何言也

自居乃驚歎自惡以我為聖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其道全德備之聖矣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但以聖人之道教諸人而不倦也子貢就其辭而解之曰聖不厭者乃深且道體之無窮智之所以自明也教不倦者乃渾然物我之無間仁之所以及物也有是仁而

人之一體 有一體謂子貢子游得孫且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其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講且見孟子不敢以聖自居又問曰昔者魯國之聖人之道大而能博全體渾然者也

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 具體是有聖人全體微字只輕帶說 敢問所安 此一節林氏

曰伯夷伊尹何如 曰不同道 道即照下三段行事上說 既不同道便見非所安了 非其君不事 非其

非其民不使 非其民言 治則進 此句 亂則退 是過紂無道而 伯夷也 伯夷以 去為道 何事非君 言何者非

何使非民 言何者非我 治亦進 指湯 亂亦進 指桀 伊尹也 伊尹以 就為道 可以仕則仕 仕以 可以止則

止 止以 可以久則久 久以 可以速則速 速以 孔子也 孔子以 皆古聖人也 聖人兼行各造於

吾未能有行焉 乃所願 則學孔子也 學是身所學照上仕止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

於孔子 若其是班乎 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民以開闢來作聖者說非凡 民也此句包道德事功說

伯夷伊尹 伯夷伊尹 伯夷伊尹 伯夷伊尹 伯夷伊尹 伯夷伊尹 伯夷伊尹 伯夷伊尹 伯夷伊尹 伯夷伊尹

伯夷伊尹 伯夷伊尹 伯夷伊尹 伯夷伊尹 伯夷伊尹 伯夷伊尹 伯夷伊尹 伯夷伊尹 伯夷伊尹 伯夷伊尹

伯夷伊尹 伯夷伊尹 伯夷伊尹 伯夷伊尹 伯夷伊尹 伯夷伊尹 伯夷伊尹 伯夷伊尹 伯夷伊尹 伯夷伊尹

伯夷伊尹 伯夷伊尹 伯夷伊尹 伯夷伊尹 伯夷伊尹 伯夷伊尹 伯夷伊尹 伯夷伊尹 伯夷伊尹 伯夷伊尹

伯夷伊尹 伯夷伊尹 伯夷伊尹 伯夷伊尹 伯夷伊尹 伯夷伊尹 伯夷伊尹 伯夷伊尹 伯夷伊尹 伯夷伊尹

伯夷伊尹 伯夷伊尹 伯夷伊尹 伯夷伊尹 伯夷伊尹 伯夷伊尹 伯夷伊尹 伯夷伊尹 伯夷伊尹 伯夷伊尹

伯夷伊尹 伯夷伊尹 伯夷伊尹 伯夷伊尹 伯夷伊尹 伯夷伊尹 伯夷伊尹 伯夷伊尹 伯夷伊尹 伯夷伊尹

學意

百里之地
周禮職方氏
封公以方五
百里侯方四
百里伯方三
百里子方二
百里男方百
里與王制異

北曰麒麟曰
麟毛蟲三百
六十麟為之
長麟麋身牛
尾狼頭馬蹄
一角角頭有
肉其性含仁
懷義音中黃
鐘步中規矩
不踐生草不
履生蟲王者
至仁則出黃
帝時遊於苑
圃周成康時
在郊戴韜子
云麟之為靈
昭昭也

是使其求朝有天下是
行一不義
殺一不辜
而得天下
皆不為也

苟得此心
是則同
孔子既非夷尹可班然則亦有一二之同與孟子曰有同言以其德之盛則得百里小國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而奄有天下初不假於土地甲兵之力以言其心之正則行一不義之事殺一不辜之人而可以得天下之大彼皆有所不屑為也且則根本節目之大者二聖之所同也於此不同高在其為聖人哉

曰敢問其所以異
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
不至阿其所好
阿是阿私好是
設之辭
何如孟子曰孔子異於羣聖非我一人之私言昔賢已有言之者矣蓋聖人原不易知彼宰我子貢有若智識高明足以知聖人之道假使其智識浮下必不阿其所好而空譽之况智而非阿者乎其言良非信也

子指
賢於堯舜遠矣
賢是勝就事功
說遠是賢之甚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
政者政是紀綱所以法度為治者
禮是制度文為所以文飾治道
政者政是紀綱所以法度為治者

莫之能違也
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由百世之後
等百世
自生民以來未有我夫子一身而備帝王之政一心而兼神聖之德者也豈非萬世莫及者哉此子貢智足以知聖而信者也夫百世皆不能及而異於堯尹又不待言矣

麒麟之於走獸
鳳凰之於飛鳥
泰山之於丘垤
出於其
類也
均一飛走
流峙之類
聖人之於民
亦類也
均賦性

拔乎其萃
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類也
賦言
賦言
賦言
賦言
賦言
賦言
賦言
賦言
賦言
賦言

假仁章旨
知所決擇
下節言人之應之其誠偽亦不同兩節文
勢俱詳王者須歸重王者一邊說
假仁章旨○無其心而籠其事謂之假假
字著力本諸心而達諸事謂之行行字自
然王霸二字是定其人的非論霸天下王
天下也德是行道有得於心者指平素德

新書
上海共和書局藏版

七十子
顏淵曾點頌
回曾參閔損
冉耕冉雍宰
端木賜冉
求仲由言偃
卜商顓孫師
有若澹臺滅
明必不齊高
柴樊須公西
赤原憲公哲
哀高覆公良
懷秦商南宮
迨公肩定梁
鱸公治長司
馬耕巫馬施
冉孺顏辛公
孫龍漆雕開
伯度魯邱陳
亢叔仲增施
之常琴率秦
祖吳成公孫
茲廉潔公西
與罕父黑公
西歲壞駟亦
冉季薛邦石
處幾豐左邱
狄宜商澤任
不齊榮旂顏
喻原亢顏高
秦非漆雕徒
燕級公夏首
句井疆步叔
察石作觸却

蓄言仁就政事上說所談者廣義教義伐
俱是王不待大亦何害不待正與上必有
必字對照

服人節旨○上以力假仁二句中已各含
服人意故此直承之人字指列國諸侯言
力不贍足上非心服句如七十子之服孔子
足上中心悅句引詩重思服上詩文上有
錫京辟雍四字武王正行仁之王者言其
徒居錫京講學行禮天下自服也此之謂
只繳上心悅誠服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用也霸是諸侯之長 霸必有天國有大國可為假仁之資 以德行仁者王德是實心仁是實政王者往也為天下所歸往

仁則章旨○此章勉時君以強仁也榮辱
分頭在仁不仁而仁不仁之轉關在及時
首節是綱如惡二節申仁則榮今國家節
申不仁則辱禍福節結出自來字末節引
詩書以證之

此句是擬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四自字皆就錫京說 無思不服無一人之心思不服 此之謂也此字指中心悅服句註雅文王有聲

仁則章旨○上二句是論其理下是致其
戒仁不仁在行事上看榮辱就國勢上看
榮即人畏辱即人侮兩則字便各含自來
意今惡辱二句側重不仁邊以起次第

力不贍也不贍是屈於力 以德服人者謂以德得人之服 中心悅而誠服也是應 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是應

如惡節旨○如惡之三子極有力正惜他
這點羞惡之心去疎動他莫如字直貫至
政刑佳貴德以下皆強仁之目德華能
尊士便是貴德賢能是士在位在職便是
尊及字可玩有及今不為後將無及意任
治人明治法是行仁之實大國必畏應上
榮字

今惡辱而居不仁今指當時諸侯說 是猶惡溼而居下也溼比辱居下比不仁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

免講 孟子勉當時諸侯為仁白人情莫不好榮而惡辱亦知榮辱之所由至苟人君能修德行善而仁則身尊國顯不期榮而自榮矣若驕
也講 奢淫佚而不仁則身危國亂不期辱而自辱矣今國君徒知惡辱而反知不仁則辱必不能免是猶惡溼而反居於下則溼必不能免也

惡之之指 莫如貴德而尊士言貴重天德而凡有德之士則尊顯之也下二句正見之 賢者在位賢即古者得德之大端全體位者是也 能者在職能即士

之偏長緒條 國家閉服閉服是無外患內憂 及是時及字正惕厲精神未雨 明其政刑明是講明整齊政指紀綱 雖大國刑指法度宜切戰國時說

必畏之矣畏是畏威懷德大國 必畏應上榮字意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國家閉服可以有為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自不足

之意可講 夫辱而不惡則亦已矣如惡之莫如去不仁而為仁於是所貴在德而尊禮有德之士之賢者任之在輔弼之位士之能者用之在有司之職
見矣 講 是有治人可與圖治道一旦外患少息而國家閉服則遂及是時而與賢能修明其政凡大綱小紀秩然不亂修明其刑凡五刑五罰咸得其平

如是則吾能仁矣仁則邦本已固國勢雖大國亦必畏服之矣何樂如之吾所謂仁則榮者如此

桑土二句影明政刑今此二句影大國必
畏味一或字正思慮預防隱隱與這字精

○詩云追天之未陰雨追字重看 徹彼桑土桑土桑根之皮帶土者 綢繆牖戶

追天節旨 此引詩及聖言證上節之意
迨字應及字重看未陰雨影國家閉服微

○詩云追天之未陰雨追字重看 徹彼桑土桑土桑根之皮帶土者 綢繆牖戶

桑土二句影明政刑今此二句影大國必
畏味一或字正思慮預防隱隱與這字精

○詩云追天之未陰雨追字重看 徹彼桑土桑土桑根之皮帶土者 綢繆牖戶

桑土二句影明政刑今此二句影大國必
畏味一或字正思慮預防隱隱與這字精

○詩云追天之未陰雨追字重看 徹彼桑土桑土桑根之皮帶土者 綢繆牖戶

巽樂成頌之
僕孔弗泰雕
嗚呼成頌相
收皮秦冉中
穰頌何共七
十九人

神相激射知道所以治國之道但在下
二句方見能治者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
危也此二句亦是孔子語

今國節旨○此及時自娛正與及時圖治
相反呂氏云上是明盛之閒暇其閒暇可
幸此是叢勝之閒暇其閒暇可危字樣雖
同景象自別

禍福節旨○總結上三節轉筆奉為禍福
正危言之自字只作由字看已字乃自求
禍之自也

俊傑

智過萬人者
謂之英過千
人者謂之俊
過百人者謂
之豪過十人
謂之傑

此慶字是市
中列肆故曰
市宅也官為
之者○慶本
死字此節作
活字用蓋取
其稅也下節
慶字是死字

尊賢章旨○此章見王政以得人心為本
最重信能行一句前五節只隱言王政可
以感人五天下字便包下鄰國在內五願
字從五悅字生來末節方是勉諸侯是行
王政以王天下也

尊賢節旨○此言王政待士之重士為四
民之首故先及之賢曰尊能曰使亦有分
寸尊賢使能使其俊傑在位事說則字有
不待招徠意

市慶節旨○此言王政待商之寬商惡其
盛則人皆去本又惡其衰則貨財不
通故有抑有勸法是常行底慶是因時底
征是決無所底

巽樂節旨○此言王政待旅之厚行旅之
人為類不一此單指服費者言

今此下民巢在民居之或敢侮予侮指彈射者或字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
乎治國之道能治其國家治字有思誰敢侮之誰指列國之註詩幽風鴛鴦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微取也桑土

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慮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侮予者乎周公以
鳥之為巢如此此君之為國亦當思慮而預防之孔子請而贊之以為知道也
故託鳥言以喻治也孔子讀此詩而贊之曰為此詩者其知道國家之道乎人君誠能思慮而預防以治其國家則內治既固無
隙可乘誰敢玩德抗威而侮之詩人之意如此信乎其知道也由詩及孔子之言觀之所謂強仁而大國可畏者蓋以可信矣
○今國家閒暇今指當及是時是及閒般樂般樂總教此

不仁是自求禍也禍即是辱指註言其縱欲偷安講夫何今之為若者當國家閒暇乃及是時不知用賢修政惟知般樂以縱欲意教

是自求禍也何辱如之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註禍自已求指般樂一節禍自已講夫何今之為若者當國家閒暇乃及是時不知用賢修政惟知般樂以縱欲意教

孽如水火盜猶可違違是逃自作孽如放辟邪不可活活是逃此之謂也此字指註詩大雅文王之篇

孟子曰尊賢使能尊是敬禮賢是有德者俊傑在位俊傑即指賢能則天下
之士皆悅士指而願立於其朝矣願是身未歸註俊傑才德之講孟子勸當時人君行王政以收人心曰王政在

則天下之商皆悅商是做而願藏於其市矣藏聚註慶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慶而不征

則天下之旅皆悅旅是遠而願出於其路矣出遊註前篇講其於關也但使關吏讓察異言

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

耕者指農助而不稅稅即井田什一之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

夫里之布 耕者節言 此言王政待農之厚治地莫善於助言助而微可該

周禮地官載 師以廬里任 國中之地凡 宅不毛者有 里布凡田不 耕出屋粟凡 民無職事者 出夫家之征 以時征其賦

○朱子謂一 里二十五家 之布亦不可 考

信能節言 上只條陳王道而言其理如此此信能行此者向方是責成世主之辭

信能二字重看謂以實心行實政不徒虛文粉飾也仰之若父母從上五願字來無敵句只舉成效言之逼出末句致王意對

民言曰父母對天言曰吏民之父母天之吏也天吏專主征伐說註兼廢興存亡重廢亡邊

人皆章旨 此章為當時殘忍之君而發首二節是綱中三節申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末二節言人當如先王有以推不忍

人之心通重擴充二字而知字尤為喫緊人皆節旨 渾淪說箇不忍之心自該性情言曰人則無古今爾我曰皆則無彼此

異同曰有則非本無加益不徒曰不忍之心而必加一人字同體尤相親也

先王節旨 此只舉先王做箇極頭樣子以為擴充之的上二句重政字下二句仍歸重心字斯字最緊聖人有此心便有此

政不待充廣而後能也以行二句即是斯運字上不作效說只言天下雖大一心運之而有餘

其野矣 註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則天下之農皆悅吾待農之有道而願耕於其野矣

之布 夫稅是罰遊民無常業者里布是罰惰民宅不種桑麻者

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 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征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屋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

補 夫是粟米之征布是布縷之征二罰專為警游惰而設今日市宅之民或貿易營作下之民皆悅吾待民之有恩而願為之氓矣 補 既非無常業者比故不令出夫征且堆積貨財之所原非可種桑故不令出里布也

○信能 行此五者 信是實行五者指上五節

則鄰國之民 鄰國對本國言 民是士農商旅

仰之若父母矣 仰是愛慕即上願字之字 指君說若父母是願歸意

率其子弟 率是引導子弟 指鄰國之民言

無夫里 此處字與上文同為市廛不兼左右三區說

天下 言人自無與我故 無於於下者天吏也 命以行四方言 然而不王者 王字見可為 天下父母意 未之有也 是反言 註 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 講 夫王政可以得民如此特慮今之君莫之行耳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若士若農也 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為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為仇讎 講 若商若旅皆仰之如父母之親矣吾為彼之父母則彼皆吾之子弟也尚鄰國之君率其子弟以攻其所仰之父母吾見人心在我而不在于彼自上古生民以來未有能濟其事者也既不能濟如此則征伐一舉而所行無敵於天下矣無敵於天下者乃奉行天命之天吏也既為天吏則凡逆天害民之國皆得奉天命而征伐之而王業可必其成矣然而不王於天下者未之有也觀於此則王信乎其可行矣今之君亦 補 饑饉變日吏君所命凡有罪者得而刑殺之 何憚而不行哉 天吏天所命凡暴亂之國皆得而征伐之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人兼智愚賢不肖說不忍人是不忍害人意

註 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乎天地 講 孟子勉時君擴充其仁心也曰人之生也自聖人以至常人其品不同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講 齊矣而皆有不忍害人之心不以聖人而後有不以常人而或無也

○先王有不忍人之政 以字輕此句是過脈

天下可運之掌上 運堂言治 天下之易 註 言眾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 講 然眾人有是心而物欲蔽之則惟聖人私欲淨盡天理自然流行有是不忍人之心即有是不忍人之政矣夫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則心以運政而其澤易流政出於心而其澤易通以養天下取足於吾心而有餘矣不猶運之掌上而無難者乎 補 此即是上一句注下五節總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 此句承上起下語

今人乍見孺子 今人見不必先知小子 將入於井 入井是時勢危急之時

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 非內交見 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 非要譽見

非惡其聲而然也 非惡其聲見不避謗然字指怵惕惻隱言

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 非內交見 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 非要譽見

所以節言○此節是不忍人之證驗緊要
只乍見二字卒然而感正是當下真心若
不內交三件便是轉念了怵惕緣乍見而
驚動惻隱由傷切而痛深非所以三句就
一時不及轉念者言陶石嘗曰怵惕惻隱
只乍見時真心如此未說到致感然怵惕
惻隱則隨致之矣

由是節言○由是觀之是字指乍見真心
語氣接上甚緊無字與有字反照非人也
不是無辭只反言之見其必有朱子云羞
惡三者皆是惻隱中發出若無惻隱則本
心斷喪三者皆無從出矣故惻隱比三者
較大

惻隱節言○此原情為性之所自出以見
情之必有非如性善章因情以著性之本
體而重性也仁義禮智是未發底道理惻
隱羞惡辭讓是非是已發底端倪八個之
字分際分明四個也字指點融洽端字對
下充字說見端可充而又含不可不充意
程子曰以其則隱知其有仁此說得最分
明

黃帝臣奔走
作天周禮夏
官司弓矢掌
矢之法柱
矢擊矢利火
射用諸守城
車戰殺矢鏃
矢用諸近射
田獵增矢弗
矢用諸弋射
恒矢庫矢用
諸散射考
工記矢人為
矢鏃矢弗矢
參分一在前
二在後兵矢

注下節忍也怵惕驚動惻隱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
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心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乃天理人情之自然也內交要
與惡其聲而然講也感於自然而天機自動非所以結內交情於孺子之父母也蓋乍見之時未暇於交內計也非所以要聲譽於鄉黨朋友也蓋乍見
即人欲之私也講也感於自然而天機自動非所以結內交情於孺子之父母也蓋乍見之時未暇於交內計也非所以要聲譽於鄉黨朋友也蓋乍見
之時未暇為要聲譽也非惡其不仁之聲以求免於毀而然也蓋
乍見之時未暇為要聲譽也非惡其不仁之聲以求免於毀而然也蓋
○由是觀之見二句言無惻隱之心非人也非人是決言
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註羞惡已之不善也辭讓使去
已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為非也人之所以為心不善也
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君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講則必有惻隱之心矣既有惻隱之心則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皆由
此出若無羞惡之心必其人非人之類也安有謂之人而無羞惡之心乎無辭讓之心必其非人之類也安有謂之人而無辭讓之心乎
也安有謂之人而無辭讓之心乎無是非之心必其非人之類也安有謂之人而無是非之心乎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
禮之端也
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羞惡之心義之端也
辭讓之心
禮之端也
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羞惡之心義之端也
辭讓之心

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
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人之有四端也
猶其有四體也
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
苟不充之不

不善就註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
是害君註自謂不能者物欲物慾之耳
安可以自賊哉不要於自賊則
知所以自反當而擴充之矣
凡有四端於我者
知皆擴而充之矣
若火
之始然
泉之始達
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
苟不充之不
足以事父母
見其當充意
講

相對

朕欲其直也
也舉而賦之
欲其豐也衣
無窮音宛小
孔說易治其
穢惡也朕處
也斷音械無
斷者身無斷
鬻之病也
弓人

黃帝第五子
青生揮為
弓正觀弧星
始制弓矢
夏官司弓矢
掌六弓之法
王弓弧弓以
授射甲革楛
質者交弓廣
弓以授射豸
侯鳥獸者唐
弓大弓以授
學射者使者
勞者考工記
弓人為工取
六材必以其
時六材既聚
巧者和之幹
也者以為遠
也角也者以
為疾也筋也
者以為深也

子路章旨此章見聖賢樂善之意愈進
愈無窮也蓋由子路進之禹已是大子舜
則更有一種難及處乃孟子恢宏善量引
人詣極之意歸重君子莫大之意
子路節旨此重在喜上喫緊尤在則字
纒聞便喜見出於中心之誠是子路見得
已未善而善在人也
禹聞節旨此重在拜上惟其心誠好之
故拜是禹見得善在人而已未善也看註
不待有過句便是進於子路

中樂註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講孟子教聖賢樂善之誠若曰吾在天下公之人受講諱疾而忘賢寧或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為百世之師矣講已之間可取亦可與也吾嘗高論古人而見樂

善之誠焉古之人有子路者勇於自修或有人告之以有過則講欣然而喜以其過可得而聞即可得而改也其樂善何誠也講禹聞善言則拜講子路之善一在舍已一路禹之受善亦在取人一路人告之字內亦受天下講古之人有禹者一聞善言則屈已而拜受補子路之善一在舍已一路禹之受善亦在取人一路人告之字內亦善之也講之以其有裨於已者也其樂善又何誠也補有取人意拜字內亦有舍已意持分量大小不同有心無心稍異講大舜有大

焉大就氣象善與人同此以天下之公善而言不可認舍已從人此不知善之樂取於人以為善此不知善之規模上說作舜之善此句正是大之實樂取於人以為善此不知善之二句正申善註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己未善則講聞過則喜猶知過之在人與人同意註無所繫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強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也自講若大舜之在人又有大於禹於子路者焉以天下之

公善亦與天下之人同之內不見其有已外不見其有人也若己未善則舍己以從人之善人有善則樂於取人之善以為己之善是其舍之也己而不同於人其取之也以人而同於己所謂善於人同者蓋如此此舜之所以為大也講自耕稼陶漁皆以處

以至為帝帝指受無非取於人者無非是無一時是與人為善者也與字無故君子莫大

乎與人為善君子就舜取諸人以為善此句接是與人為善者也與字無故君子莫大

夫取諸人之善以為吾善則人因我之取而益勸於為善是由我取善之誠有以與助乎天下之人以為善者也夫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則天下補之善皆吾善矣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蓋舍己取人固足以見舜之大而至於與人為善尤足以見舜之大也信乎論樂善之極者必以大舜為歸矣補故君子三子即舜而推開之以示感歎勉勵之意莫大乎句在舉一世而甄陶之上見其大上節大字就取人為善言此節大字就補成人為善言蒙引云總註彼此字非以由禹與舜分彼此是以人已分彼此故其在人二句通指三人說蓋第概言其理以示人也補孟子曰伯

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君指非其友不友非其友指不立於惡人之朝立朝如贊君國君不與惡

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朝衣朝冠是坐於塗炭塗炭是至推惡

惡之心推即上文思與鄉人立思是伯夷其冠不正是失禮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

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是故承上文來善辭不受也不受指聘不受也者此句接是亦

不屑就己本心而以污待諸侯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為潔而切切於是也語助辭講此孟子就夷思所行而斷之

古之人有伯夷者擇君而事非可事之君則不事擇友而友非可友之友則不友不但非若事也亦不立於惡人之朝焉不但非友不友也亦不一與惡人言焉若其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則以為辱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不忍須臾少安也然不但惡惡之嚴如此也推極其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

伯夷章旨此章見君子不為一偏之學

上二節分叙夷惠之行著意形容兩兩對

照都是一層深一層末節是斷其弊不

由其隘與不恭即是不由其清和也言外

有願孔之意學



003877398

脚也者以為和也絲也者以為固也漆也者以為受霜露也天子雕弓諸侯形弓大夫墨

耕稼陶漁

史記云舜耕

歷山歷山之

人皆讓畔漁

雷澤雷澤之

人皆讓居陶

河濱河濱之

人皆不苦窳

一年所居成

聚二年成邑

三年成都

伯夷節者此節詳敘伯夷一步緊一步以不屑就為歸宿總逼出個隘來非其君非其友兩其字是以自身律別人也事君交友是常立朝與言是暫自擬於朝衣朝冠在身視天下皆塗炭也推是孟子推思是伯夷思鄉人冠不正未為甚惡而必去諸侯善辭命無少失禮而不受不受也者二句就諸侯說而眾人可知夷之清到此地位分明有一隘字在

柳下節音○此節詳敘柳下惠一步寬一步以不屑去為歸宿總逼出個不恭來不羞不卑是把進不當事了不以道即是不隱賢怨是怨人憫是自真不怨不憫是把

退亦不當事了既述其行復引其言袒裼裸裎不能免是把世人都當事了故由

由以下又概舉其行而想其心與之偕泛指爾為爾者不自失只帶說止之止字屬人止惠而止止字是惠自止接止不詳其人是人人皆可以留惠也惠之和到此地位分明有一不恭字在

不由節音○此斷清和之弊隘者視天下無一人足容不恭者視天下無一人足較

朱子謂伯夷既清必有隘處柳下惠既和必有不恭處孟子直說他隘與不恭不曾

說流弊如此君子不由夷惠一偏之清和自必由中庸之道矣此孟子所以願學孔子也

不正亦少失禮耳非若甚不可與之人亦非有甚可絕之行乃望望然去之而不顧若將浼已焉其心如是是故當時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其人雖可知而外似無失禮宜若不必却者而彼則以為辭命雖善而人未必善亦不受也所以不受者何為也哉蓋凡受之者必其潔於就之也彼其視今之諸侯皆非其君皆惡人之朝似亦不必就之為潔而切切於就也伯夷之嚴於惡惡而不輕於人羣如此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不隱賢

賢是道存於心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 既窮而不憫 故曰爾為爾我為我 爾指人言 雖袒裼裸裎於我側 爾指己言 爾馬能浼我哉 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

失焉 此之字指爾 援而止之而止者 是亦不屑去已 已無往不潔不必 注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諡惠也不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既困也憫憂也爾為爾至馬能浼我哉惠之言也 講 古之人 在去上明潔也 袒裼裸裎也裸裎露身也自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 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者也 講 又有柳

下惠者不以污君為羞而不事不以小官為卑而不為其進而事君為官也不隱其在己之賢以阿世取容而不守其真正之道以得行其意惟必以道則與世不相入而遺世既窮所不免矣彼則雖一時失位而遺佚亦不怨焉雖終身不用而既窮亦不憫焉蓋所遭拂戾而其泰然者如此則雖不絕乎惡人而實

未嘗染於惡人故其自言有曰爾為爾無與於我也我為我無與於爾也蓋善自善而惡自惡初不相浼爾雖袒裼裸裎於我側亦爾之自失禮耳安能浼辱我哉其言如此故常由由然自得與人偕處而終不自失其正焉即其欲去之際或有援而止之者彼則從而止矣夫援而止之而遂止者何為也哉蓋吾身雖止而其不能浼者猶在是其心亦不以去之為潔而切切於去也柳下惠之和以處眾而不輕於絕人如此 ○孟子曰伯夷隘 隘是絕物 柳下惠和矣然玩世輕物視天下之人無一足較者其失也不恭隘與不恭則道非大中而行非可 補 王元少曰他處欲人師夷惠是為頑嚚薄鄙者說此法是以君子不由也夫孟子敘夷惠之行而斷之如此則其所願學者信有在於時中者矣

不恭君子不由也 君子時中君子不由 注 隘窄陔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違乎至 講 孟子斷之曰伯夷清矣然孤介絕物 柳下惠和矣然玩世輕物視天下之人無一足較者其失也不恭隘與不恭則道非大中而行非可 補 王元少曰他處欲人師夷惠是為頑嚚薄鄙者說此法是以君子不由也夫孟子敘夷惠之行而斷之如此則其所願學者信有在於時中者矣

真正見夷 惠真處 柳下惠和矣然玩世輕物視天下之人無一足較者其失也不恭隘與不恭則道非大中而行非可 補 王元少曰他處欲人師夷惠是為頑嚚薄鄙者說此法是以君子不由也夫孟子敘夷惠之行而斷之如此則其所願學者信有在於時中者矣

不由節音○此斷清和之弊隘者視天下無一人足容不恭者視天下無一人足較

朱子謂伯夷既清必有隘處柳下惠既和必有不恭處孟子直說他隘與不恭不曾

說流弊如此君子不由夷惠一偏之清和自必由中庸之道矣此孟子所以願學孔子也

